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五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䕶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五十九

器物門十二

籩

籩豆 易觀盥而不薦疏觀盥而不薦者可觀之事莫過於宗廟之祭盥其禮盛也薦者謂既灌之後陳薦籩豆之事其禮畢也今所觀宗廟之祭但觀其盥禮不觀在後籩豆之事故云觀盥而不薦也 詩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踐行列貌 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禮記禮器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又郊特牲見閒俎下 左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 又趙孟叔孫豹曹

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及享具五獻之丨丨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産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丨丨　說苑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丨丨茵席顔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　法言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丨丨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睦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中論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丨丨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升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

本也

籩俎 陶安孔廟賦見罍爵下

籩管 蕭子雲三朝雅樂歌庭鳴金奏凱牧｜｜

籩簋 王績古意詩豈骨輸廟堂鮮腴藉｜｜

籩鉶 韓愈袁氏先廟碑孝孫来享来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肩臑胉骼其摶元清

籩人 周禮｜｜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注竹曰籩

俎

俎豆 論語｜｜之事則嘗聞之矣 周禮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帥其屬而割牲羞｜｜ 史記封禪書有司議增雍五
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
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
珪幣｜｜以差加之 又孔子世家孔子為兒嬉戲常
陳｜｜設禮容 漢書禮樂志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
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
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
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
管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
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 又韓延壽傳潁川多豪彊難
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為吏
民行喪嫁娶禮 後漢書鮑昱傳見黼冕下 又崔駰
傳咸捬藏而｜｜布六典陳而九刑措 又劉昆傳教
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佩列典儀以素木
瓠葉為｜｜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 又東夷傳東夷率土著憙飲酒歌舞或

冠弁衣錦器用｜｜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魏志高柔傳高宗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
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之禮焉　莊子老
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
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
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
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于
予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予于賢人之間我
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嵇康聲無哀
樂論絲竹與｜｜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　沈約賓將
山廟文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禮
華於｜｜　柳宗元遊黃溪記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
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
擇其深峭者潛焉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

丨丨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李綱榕木賦髙明之麗非棟梁之資斵削之工非丨丨之奉　魏徵五郊樂章粢潔牲牷奚登丨丨　駱賓王邊城落日詩一朝辭丨丨萬里逐沙蓬　杜甫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詩宗儒丨丨事故吏去思計李咸用自愧詩有心明丨丨無力執干戈

俎實　詩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箋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為丨丨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注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丨丨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周禮量人掌喪奠竁之丨丨　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傳脤者何也丨丨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

俎東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

南又設盛于丨丨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俎南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丨丨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戸之禮

俎味 晉書張華傳鷦鷯賦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丨丨

俎魚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丨丨豆彘修形糈稌酒陰虔則應

俎羞 徐浩謁禹廟詩負責故鄉近揭來申丨丨

㽅

㽅俎　唐書禮樂志蜡祭百神大明夜明籩十豆十簋一簠一㽅一俎一神農伊耆籩豆各四簋簠丨丨各一又韋縚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丨丨皆一小祀無㽅詔可

㽅鉶　唐書禮樂志籩以石鹽槀魚棗栗榛菱芡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兔醢筍葅魚醢脾析葅豚胉䬴食糝食中祀之籩無糗餌粉餈豆無䬴食糝食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豆無脾析葅豚胉凡用皆四者籩以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以芹葅兔醢菁葅鹿醢用皆二者籩以栗黃牛脯豆以葵葅鹿醢用皆一者籩以牛脯豆以鹿醢用牛脯者通以羊凡簋簠皆一者簋以稷簠以黍用皆二者簋以

黍稷簠以稻粱實甑以大羹鉶以內羹此籩豆簠簋丨丨之實也

樽 尊同

樽俎 史記樂書布筵席陳丨丨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丨丨而代之矣 新序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于丨丨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南方草木狀海梧子實絶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味亦丨丨間佳果也出林邑 江淹為蕭驃騎讓封第三表若臣武未屬槖鞬之分文不韜丨丨之間德非時秀道乖物宗虛飾疲伍空眙上位則天變彰於飛流地眚見於震壓 薛道衡老氏碑內修丨丨外事干戈 柳宗元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

自循省豈敢徽闕於廊廟之上見志於｜｜之際以求
心於萬一者哉　張協雜詩折衝｜｜間制勝在兩楹
源乾曜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詩有征視矛戟制
勝唯｜｜　高適古樂府｜｜資高論巖廊挹大猷
羅隱昇平公主舊第詩帶礪山
河今盡在風流｜｜允無期

樽斝　范仲淹明堂賦｜
｜離離玉幣華華

樽罍　玉海宋朝郊廟陳｜｜之數皆準古而不實以五
齊之酒及明水明酒慶歷元年呂公綽請實｜｜
配以明水明酒從之　馮子振十八公賦三百六旬之
梵唄爭酧茁鉢於絳帽十千一斗之｜｜競瞰樓宮於
紫陌　元稹遺風詩喚上驛亭還酩酊兩行紅袖拂｜
｜白居易輕肥詩｜｜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方干
表明府以家醞寄余余以山梅答贈非唯四韻兼以與
闕詩｜｜泛蟻堪嘗日童稚驅禽欲熟時　皮日休初

冬詩寓居無事入清冬雖設丨丨酒半空 羅隱寄渭北徐從事詩官秩舊參荀秘監丨丨丨令伴霍嫖姚 張耒自海至楚途次寄馬全玉詩欲把閑愁付杯酒祇應清夢待丨丨

樽觶 新序見樽酌下

樽爵 唐書禮樂志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丨丨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 韓愈南海神廟碑牲肥酒香丨丨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

樽彝 南史劉杳傳古者丨丨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歷代名畫記清廟肅而丨丨陳廣輪度而疆理辨 柳宗元監祭使壁記丨丨俎豆醆斝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 唐享先農樂章丨丨既列瑚簋方薦

樽杓 白居易觀稼詩田翁逢我喜默起具｜｜

樽罏 唐書禮樂志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于廟庭西門之内道南東向北上設酒尊於東南罍洗又於東南太廟令良醖令實｜｜太官丞引饌光禄卿升終獻獻官乃即事一獻而止

樽蓋 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上施白虎若有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樽坫 唐書禮樂志設位於寢宫之殿陛之東西向｜｜陳於堂户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

樽酒 易坎｜｜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張説虚室賦明月窗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絶南鄰之管絃 張九齡送宛句趙少府詩解巾行作吏｜｜謝離居 杜甫客至詩盤餐市遠無兼味｜｜家貧只舊醅 高適贈别沈逸人詩耿耿｜｜前聯鴈飛愁音韋應物上東門會送李幼舉南遊徐方詩離絃既罷

彈丨丨亦已闌　又晦日處士叔園林燕集詩丨丨遺
形迹道言屢開奬　杜牧商山麻澗詩秀眉老父對丨
丨襟袖女兒簪野花　羅隱湖上歳暮感懐有
寄友人詩唯有廣都靡令在白頭丨丨憶交親

樽酌 新序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
酣范昭曰願請君之丨丨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
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　韋應物
送鄭長源詩須臾在今夕丨丨且循環　又答暢校書
當詩雖云無一
資丨丨會不空

樽香 杜牧題桐葉詩丨丨輕泛
數枝菊蒼影斜侵半局棊

樽中 詩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傅既載謂已在丨丨也
後漢書張衡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
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外有八龍首銜
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丨丨覆

蓋周密無餘　又孔融傳常歎曰坐上客常滿｜｜酒不空吾無憂矣　高適贈別褚山人詩牆上梨花白｜｜桂酒清　杜甫夏日李公見訪詩預恐｜｜盡更起為君謀　白居易知足吟｜｜不乏酒籬下仍多菊　方干雪中寄薛郎中詩碎花若入｜｜去清氣應歸筆底來

樽前　杜牧張好好詩身外任塵土｜｜極歡娛　又贈別詩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笑不成　司空圖南至詩猶有玉真長命縷｜｜時唱繞鸀情　張喬送陸處士詩｜｜放浩歌便起泛烟波　皮日休和魯望招潤卿博士辭以道侶將至詩瘦木｜｜地胏圖為君偏擬俗功夫　又和魯望春暉新醅詩五湖煙水郎山月合向｜｜閒底名

樽下　漢書樓護傳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惟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

有闕時請名賓客邑居丨丨稱賤子上壽坐者數百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呂覽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于丨丨卒生縛而擒之 新論戎王彊盛以為福也而有丨丨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

樽所 禮記曲禮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授于丨丨注丨丨者以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酒謂陳尊之處 唐書禮樂志諸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丨丨

樽開 李商隱擬意詩見帆落下

樽殘 杜牧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名詩歌闕丨丨恨卻偏憑君不用設離筵

樽湛 陶潛停雲詩序停雲思親友也丨丨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樽空 豈道生真賞齋賦文舉丨丨侯芭席弊

罍

罍尊 樽同禮記禮器廟堂之上丨丨在阼犧尊在西又夫人東酌丨丨 史記梁孝王世家初孝王在時有丨丨直千金孝王戒後世善保丨丨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丨丨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丨丨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丨丨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

罍竿 柳宗元平淮夷雅天子餞之丨丨是崇

罍爵 陶安孔廟賦享以上丁衣冠肅恭籩俎既旅｜｜斯崇

罍觴 王昌齡何九於客舍集詩｜｜且終宴功業曾未了

罍水 唐書禮樂志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罍洗 唐書高麗傳俗喜奕投壺蹵鞠食用籩豆簠簋｜｜韓愈省試學生代齋郎議今者以學生蒸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合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

柳宗元監祭使壁記見樽彝下

罍恥 詩缾之罄矣維｜之｜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罍大而盈言為｜｜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釋常談飲酒次酒盡謂之｜｜

壘大 詩箋見上

鉶 鈃同

鉶鼎 柳宗元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十月甲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旆旗旟旞咸飾於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丨丨體節燔炰胾炙羽鱗貍牙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技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

鉶俎 唐書韋縚傳丨丨籩豆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

鉶羹 詩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丨丨之

芼也　又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賔客有牛俎乃用丨丨故使采之疏王饗賔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醯醢乃盛之於鉶謂之丨丨故言乃用丨丨也即公食記鉶芼是也　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羮丨丨注鄭司農云大羮不致五味也丨丨加鹽菜矣疏丨丨者皆是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丨丨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膷臐膮等也

鉶芼 詩疏見上

鉶器 周禮亨人疏見鉶羮下

鈃蹬 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丨丨也

簋

簋蓋 禮記曲禮毋放飯䟽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着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于篚無篚棄餘于會會謂丨丨也

簋鈃 唐書禮樂志設尊彝之位於廟堂之上下每座斝彝一黄彝一犧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尊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尊彝在户外南向各有坫焉其壺尊二太尊二山罍四皆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丨丨籩豆在堂上俱東側階之北

簋貳 易坎樽酒丨丨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注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

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牗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又象樽酒簋貳剛柔接也

簋飱　詩見㽎實下

簋中　詩疏見㽎實下

杯

杯山　明一統志杯山在樂安縣北八十里遠望形如覆杯

杯渡　明一統志杯渡山在東莞縣南一百九十里上有滴水巖一名屯門山　傳燈錄杯渡和尚不知其姓名常乗木杯渡河因名　李白送通禪師還南陵隱寺詩巖種朗公橘門深杯渡松　杜甫題元武禪師屋壁詩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　王建題台州隱静寺詩隱静靈仙寺天鑿杯渡飛来建巖壑　盧仝送好

約法師歸江南詩丨丨度一身法度度萬民為報江南三二日遣回應見雪中人　蘇軾詩行窮半世間又欲浮丨丨　宋无贈日東僧詩錫飛鯨海靜丨丨蜃樓空

杯水

孟子今之為仁者猶以一丨丨救一車薪之火也　齊書張緒傳遺命作蘆葭轜車靈上置丨丨香火不設祭　北史趙軌傳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人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丨丨奉餞軌受飲之　莊子見舟大下　又列御寇為伯昏瞀人射之盈貫措丨丨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　淮南子清之為明丨丨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　柳宗元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帝以吾心侈大怒

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

杯器 漢書地理志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吏及内郡賈人往往以||食

杯錫 貫休別李常侍詩楚水和煙海浪通又擎||去山東

杯文 東宮舊事雙裙丹碧||雙裙

杯觴 吳志胡琮傳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　劉禹錫戲贈樂天兼見示詩白家惟有||興欲把頭盤打少年　元稹酬竇校書詩甌鷺元相得||每共傳　白居易秋日遊龍門醉歌暫停||輟吟咏我有狂言君試聽　姚合酬盧汀諫議詩||引滿從衣濕牆壁書多任手

頑

杯子　東宮舊事漆四升杯四十漆丨丨三百

杯杅　禮記曲禮御食于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注漑謂陶梓之器踈梓是丨丨之屬

杯盤　史記摴于兒傳見褋觧下　晉書樂志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務手以按丨丨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唐書五行志龍朔中時人飲酒令曰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俗謂丨為子母又名盤為臺　宋史魯宗道傳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急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来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恠公来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從鄉里来臣家

貧無丨丨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　嶺表錄
異記有墮羅屏屏中最大抹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頷
上有心花多是撒豆班色深者堪為胯具班散而淺者
即治為丨丨器皿之類　夢華錄京師清明日四野如
市芳樹園圃之間羅列丨丨互相酬勸歌舞徧滿抵暮
而歸　後山詩話見幕席下　陶弘景授陸敬游十賚
文爾滌形潔藏有糧既去宣導松朮實資芳醑今故賚
爾丨丨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　蘇軾前赤壁
賦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丨丨狼籍相與枕席
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鄭谷四柏賦既弗嗜於丨
丨又兼忘於射奕　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敕廚倍
常羞丨丨頗狼籍　劉禹錫歷陽書事詩助喜丨丨盛
忘機笑語訇　又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
詩地偏山水秀客重丨丨侈　白居易酬鄭司錄李郎
中寒食同柴詩丨丨狼籍宜侵夜風景闌珊欲過春
元稹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夢詩分陌丨丨會開隨寺

觀遨　又懼醉詩聞道秋来怯夜寒不辭泥水為丨丨張祜公子行春色滿城池丨丨著處移　薛能戲񄉐詩遊人莫覓丨丨分此地纔應聚德星　羅隱臺城詩麗華承寵渥江令捧丨丨　方干題懸溜巖隱者居詩坐雲獨酌丨丨濕穿竹微吟路徑斜

杯鐺　南史陳暄傳暄與兄子秀書曰何水曹眼不識丨丨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杯盂　唐書柳公權傳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武盜用嘗貯丨丨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鐍秘之　宋史樂志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丨丨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桉使聖人復生不能舍丨丨榻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　白居易馬上作髙聲

咏篇什大笑飛｜｜　皮日休偶留羊振文先輩及一二文反小飲日休以眼病初平不敢飲酒詩久斷｜｜華蓋喜忽聞歌吹谷神驚　方干秋晚林中寄賞幕詩｜｜未稱嘗生酒砧杵先催試熟衣

杯壺 酒譜上古汙尊而坏飲未有｜｜制也

杯棬 詩無浸穫薪箋穫落木名也疏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皮剬繞物不解　禮記內則母沒而｜｜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孟子性猶杞柳也義猶｜｜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鹽鐵論隨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用百人之力一屛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

杯杓 史記項羽紀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

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　漢書息夫躬傳東平王雲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　謝氏詩源金母名群仙宴於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金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鸚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也　皮日休二遊任詩｜｜悉杉瘤盤蓮盡荷葉

杯盞　元稹琵琶歌逢人便請送｜｜著盡工夫人不知又酬友封話舊叙懷詩身名判作夢｜｜莫相違

杯椀　桂海器志鼻飲杯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

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　南方草木狀海棗樹身無閒枝直聳三四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安邑御棗無以加也　林邑記林邑山楊梅其大如｜｜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杯斝　杜甫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詩滑匙兼煖腹誰欲致｜｜

杯案　漢書貢禹傳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中肴饍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　唐書韋縚傳令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

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薀薀可去而盤盂丨丨當御矣谿潢可抵而瑩篌笙笛應奏矣

杯豆　大戴禮見觴觚下

杯羹　史記項羽紀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兩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願分我一丨丨　獨異志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丨丨其費約三萬

杯香　祖詠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詩池照窗陰晚丨丨藥味春　白居易雪夜對酒招客詩見帳小下

杯粥　北史陸讓母馮氏傳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于是流涕嗚咽親持丨丨勸食

杯酒史記灌夫傳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　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接殷勤之歡　晉書陸玩傳玩有德望遷侍中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　南史張纘傳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作牧郢蕃規隨從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纘見規在坐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因氣結便卒規恨纘憤哭無至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殺吳氏三人　魏書鄭羲傳出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纔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又楊津傳先是受調

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以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丨丨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 北史突厥傳大義公主書屏風詩丨丨恒無樂絃歌詎有聲 宋史魏砙傳內侍李屢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砙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丨丨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為之慮

又陳越傳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丨丨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 蒙齋筆談楊朴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丨丨便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江淹報袁叔明書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丨丨者乎 陶潛擬古詩未言心相醉不在接丨丨 鮑照代雉朝飛樂府握君手接丨丨意氣相傾死何有 又代結客少年場行失意丨丨間白

刃起相讐　崔顥贈輕卓詩今日｜｜間見君交情好
杜甫愁坐詩｜｜霜津吏衣裳與釣翁　又泛江詩
長日容｜｜深江淨綺羅　又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留後兼幕府諸公詩常恐性坦率失身為｜｜　高適
別韋五詩徒然酌｜｜不覺散人愁　王維晦日遊大
理韋卿城南別業詩臨當遊南陂約畧執｜｜　蕭叔
倫贈唐老人洽詩暗將心事隔風塵盡擲年光逐｜｜
李益漢宮少年行相逢｜｜一言失迴朱㸃白聞至
尊　李端江上逢司空曙詩唯當執｜｜暫食漢江魚
元稹遣春詩風光好時少｜｜病中難　又夜飲詩
詩篇隨意贈｜｜越巡行　又盧訏事予蒙詩老愛早
眠虛夜月病妨｜｜負春風　白居易答賈舍人詩厭
見傳書先眼合喜逢｜｜暫眉開　姚合送韋瑶校書
赴越詩晨省高堂後餘歡｜｜間　又寄張徯詩明年
取前字｜｜賽春糕　又寄王元伯詩莫覓舊來終日
醉世間｜｜屬閒人　羅隱初夏寄顧紹宗詩憐君未

歸日丨丨若為情　又雪溪晚泊寄裴庶子詩丨丨疎
狂非曩日野花狼藉似當時　又篋中得故王郎中書
詩勸疎丨丨知妨事乞與書題作裏糧　司空圖故鄉
杏花詩欲問花枝與丨丨故人何得不同來　元好問
兵解元生日詩鶯花到處
供丨丨霜雪何緣點鬢絲

杯血　韓詩外傳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劒
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
子奉丨丨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
于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
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
曲兵將鈎之吾願子之圖之也

杯讌　白居易寄沈四著作詩篇
章慵報答丨丨喜經過

杯酌　南史何敬容傳且暴鰓之魚不念丨丨之水雲霄
之翼豈顧籠樊之糧　硯岡筆志蔡攸一日嘗飲

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丨丨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可談東坡倅杭州不勝丨丨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于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　阮瑀公讌詩五味風雨集丨丨若浮雲　戴叔倫奉陪李大夫九日宴龍沙詩莫怪沙邊倒偏霑丨丨餘

杯躍　北户録廣州獻瑕頭丨簡文將感酒無故自丨乃不復用

杯覆　晉書樂志見杯盤下

杯賢　樹萱録壺隱仙人嘗吟詩曰丨丨與杓聖與我萬户封

杯前　劉禹錫答樂天見憶詩筆底心無毒丨丨膽不豚注呼闕切頑也亦作豚　白居易與河南王尹詩鬢上斑多少丨丨興有無

杯中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陶潛責子詩天運茍如此且進｜｜物 杜甫巴西驛亭觀江漲詩賴有｜｜物還同海上鷗 又九日詩重陽獨酌｜｜酒抱病起登江上臺 又戲題寄上漢中王詩忍斷｜｜物祇看座右銘 高適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詩長歌達者｜｜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又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詩｜｜綠蛾吹轉來蹔上飛花拂還有 戴叔倫暮春感懷詩悠悠往事｜｜物赫赫時名扇外塵 李益答許五端公馬上口號不堪身外悲前事强向｜｜覓舊春 李賀夢天詩遥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瀉 聶夷中飲酒樂詩我願東海水盡問｜｜流 元好問晨起詩歎悰已向｜｜減老態何堪鏡裏看

杯足 飫記注內庫一杯青色紋如亂絲其薄如葉丨丨有鏤金字曰自暖杯上命以酒置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

杯遲 杜牧分司東都宴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詩字小書難寫丨丨酒易醒

杯醺 應亨贈四王冠詩雖無兕觥爵丨丨傳旨酒

杯傳 梁元帝南岳衡山九貞館碑丨丨九醞隱淪之車晨至堂開四扇西楹之鐘夜響

杯闌 李賀答贈詩露重金泥冷丨丨玉樹斜

杯傾 封行高冬日宴于庶子宅詩引滿既丨丨終之以弁側

杯乾 杜甫遣悶奉呈嚴公詩浪簸船應坼丨丨甕即空又晚晴詩書亂誰能帙丨丨可自添皮日休

夏日詩見冠傾下

杯來　庾信華林園馬射詩司筵賞至酒正｜｜張說奉蕭令嵩酒并詩樂奏天恩滿｜｜秋興高

杯酣　王涯九月九日勤政樓下觀百僚獻壽詩樂奏薰風起｜｜瑞影收

杯濃　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詩春酒｜｜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

杯滿　杜牧宣州留贈詩當春離恨｜｜長｜｜倚柱闌情日漸曛

杯面　黄庭堅次韻楊君全送酒長句詩醅頭夜雨排簷滴｜｜春風繞鼻香

觴

觴酒　禮記坊記子云｜｜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觴政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觴觚　大戴禮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觴勺　說苑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縉帛為茵褥||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

觴醳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肴蔌芬藉||泛浮

觴豆 大戴禮｜｜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慉慉則逃 王象祖壽台樓賦娛賔彦於｜｜兮易勞逸於弛張

觴客 史記天官書張素為廚主｜｜

觴飲 韋應物答長寧令楊轍詩嘉賔自遠至｜｜夜何其

觴詠 白居易老病幽獨吟懷詩｜｜罷来賔閣閑笙歌散後妓房空

觴爵 宋書禮志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 又樂志孟冬篇鳴鼓舉｜｜鐘擊位無餘

觴杓 宋書禮志蕭太常丞韓責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令孝武皇帝于

至尊親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

觴酌宋書禮志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又沈慶之傳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著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

觴至李益溪中月下寄楊子尉封亮詩露凝朱絃絶｜｜蘭玉空

觴令楊維楨王左轄席上夜宴詩佩符新賜連珠虎｜｜嚴行卷白波

斝

斝彝唐書禮樂志設尊彝之位於廟堂之上下每座｜｜一黃彝一犧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皆

於神座之左

聲耳 左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不克而還注瑤玉也櫝匵｜｜玉爵

觚

觚稜 班固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上｜｜而棲金雀杜牧昔事文皇帝詩鳳闕｜｜影仙盤曉日暾又長安雜題詩｜｜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　又杜秋娘詩｜｜拂斗極回首尚遲遲

觚牘 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隐或乖

而顯

觚哉 論語觚不觚｜｜觚哉

觥

觥醆 白居易九日宴郡樓詩｜｜醆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

觥杯 皇甫松拋毬樂上客終須醉｜｜自亂排

觥籌 歐陽修醉翁亭記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交錯坐起而喧譁者衆賓歡也 趙嘏兗陵寓居上沈大夫詩｜｜不盡須歸去路在春風縹緲間 陸游初春出遊詩半年長齋廢｜｜興來忽典千金裘 文天祥山中再次胡德昭韻詩｜｜堂裏春聲沸燈火林皐夜色深 楊載偕虞伯生魏雄卿魏池

燕集分韻得閣字詩盃弛劒佩嚴未厭丨丨錯

觥心　杜牧羊欄浦夜陪宴會詩毬来香袖依稀暖酒凸丨丨汎灎光

觥罰　韋應物賈常侍林亭燕集詩放神遺所拘丨丨屢見酬

觥酌　韋應物軍中冬燕詩光景不知晚丨丨豈言頻

觥進　楊維禎無題詩曲調青鳳歌聲嚦丨丨黄鶯舞勢斜

卮

卮酒　史記樊噲傳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

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
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乎
又匈奴傳其攻戰斬首虜賜一｜｜｜而所得鹵獲因
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　漢書
何武傳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
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
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
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揚州長史材能駑
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
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
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
已召見賜｜｜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
南史蕭恭傳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未
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
乃仰眠牀上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

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隋唐嘉話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况於元齡

柳氏舊聞元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酒卮

賈氏談錄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猶在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故塚前方丈之土嘗成泥濘

山房隨筆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進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

誼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褒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酒羅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李乂陪幸韋嗣立山莊應制詩帝澤頒||||人歡頌里閭

卮漿 淮南子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朗尹而笞之三百

卮言 莊子||日出和以天倪注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惟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

卮滿 莊子注見上

卮空 莊子注見卮言下

卮傾 王僧孺為韋雍州致仕表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人指鬼瞰

卮停 雲笈七籤太上老君內觀經神明之在身猶火之在卮明從火起火自炷存炷因油潤油藉｜｜

甌

甌瓻 方言｜｜陳魏宋楚之間題自關而西謂之瓻其大者謂之甌

甌雪 晁補之茶詩亂乳發｜｜文徵明雨後牡丹詩矮紙凝霜供小草淺｜吹｜試新茶

甌小 陸游詩長毫｜｜聚茶香

甌駱　史記南越尉佗傳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役屬焉　鹽鐵論横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

荆楚罷於｜｜　張協雜詩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從祝髮

甌窜　清異錄廣席多賔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使職律衆

甌脫　漢書匈奴傳東胡王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注服虔曰｜｜作土室以伺也　又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王漢無所失亡

甌窶　楊維楨五湖游樂府商老人橘幾奕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戍｜｜

甌擎　洛陽伽藍記見盤合下

盂

盂勺 江行雜錄廚娘發行匳取鍋銚丨丨盂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爛耀目皆白金所為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

盂子 歸田錄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丨丨素磁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

盂方 元史拜珠傳見盤圓下

椀

椀 碗盌並同

椀盞 鄴中記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丨丨其味不酸

椀杓 致虛雜俎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丨丨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豔

椀盂 關尹子若丨若丨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椀盎 宋史吳越錢俶傳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丨丨等

椀碧 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詩見杯濃下

椀脫 詩話總龜山谷既貶袁在館中時多食東華門丨丨蒸餅後從黔南王定國寄之以詩云北海未常尊有酒馮驩何止食無魚黔州丨丨蒸餅自合官稱削校書

椀囊　鄴中記石虎御牀辟方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御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用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錦百二十觔白縑裹名為裹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金香爐以石蔗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丨丨春秋但錦帳表以五色總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縠文為單帳

椀面　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凝光浮丨丨

椀口　物類相感志丨丨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椀腹　世說王導舉琉璃盌謂周伯仁曰此丨丨殊空謂寶器何耶

椀珠　吴萊丨丨伎詩丨丨閗自宫掖来長竿寶椀手中迴日光正高竿影直風力旋空珠勢側

杓

杓雲 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兊丨丨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類闕旂

杓聖 樹萱錄見杯賢下

杓中 楊維楨吴下竹枝詞銀馬丨丨勸郎酒看郎色似赤瑛盤

杓挹 謝氏詩源見杯杓下

盤 槃柈俱同

盤盂 戰國策五國之王常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丨丨屬之讐柞 史記武安侯傳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丨丨諸書王太后賢之 宋書孔琳之傳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

近是以丨丨有銘章弦作佩　魏書張彝傳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丨丨丨之類　呂覽見壺鍐下　博物志見車蓋下之　文心雕龍成湯丨丨丨著日新之規武王户席題必戒之訓　中說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丨丨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王堂閑話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椀及一玉帶皆碾文光熒可愛是何徵也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為王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丨丨者乃守器之象為吉夢不敢有他占　潘尼乘輿箴雖以尭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丨丨丨之銘無諱之史　梁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銘及丨丨丨贊通圖象梁元帝簡文帝法寶聯壁序箴與琴劒銘自丨丨　劉峻廣絕交論鏤金板而鐫丨丨書玉牒而刻鐘鼎　中

山王文木賦製為||釆玩跏蹰 盧鈞薦冰詩皎皎||側稜稜嚴氣生 溫庭筠書懷詩功庸留劒舄銘戒在|| 方千山中詩果落||上雲生蔟筍中羅隱廣陵李僕射借示近詩因投獻詩語纖||拋俗格氣薰河岳帶商聲

盤案 按同後漢書王渙傳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急就篇楯杅||桮閜盌注無足曰|有足曰|所以陳舉食也 庾信大將軍長孫儉神道碑居常服玩或以布被松牀||之間不過桑杯石甌

盤筵 資暇錄投子者投擲於||之義 元稹賦得玉卮無當詩江海誠難滿||莫忘施 白居易遊平泉宿香山石樓詩揉摘助||芳滋盈口腹 皮日休二遊任詩見杯杓下

盤醆　盞同宋史禮志知東上閤門官殿上躬奏親王某以下進壽酒舍人揖親王以下躬贊再拜乃引親王二員升殿知東上閤門官引詣御座前舍人東階下西向立尚醞典御奉丨丨授班首搢笏受丨丨西向立奉御啓醆親王一員搢笏注酒　濟山雜識張丈潛善飲酒能及斗每遇先君未嘗不醉吾家酒器惟銀葵花最大幾容一升一日先君以丨丨飲之潛意不快謂先君曰願借水心亭飲之先君即命換盞且問丈潛所以名丈潛曰飲必有飲溼蠅子正飛在殘瀝上豈非人之水心亭乎

盤匜　儀禮公食大夫禮小臣具丨丨在東堂下　吳語一介嫡男奉丨丨以隨諸御　戰國策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丨丨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折為百　宋史劉昺傳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丨丨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

盤樽 張衡西京賦振朱屣於｜｜奮長袖之颯纚

盤杓 唐書胡証傳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𧫪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架擿枝葉摎合其趺横膝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盤合 洛陽伽藍記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稱是

盤槅 左思嬌女詩并心注看餻端坐理｜｜

盤俎 玉燭寶典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

盤扇 顔延之七繹雜紛披於巾拂遮閒闕於｜｜

盤鈴　唐書點戛斯傳樂有笛鼓笙觱栗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

盤杅　後漢書崔駰傳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魭魭業業無殆無荒

盤劒　李白醉後贈從事詩匣中盤劒裝鱔魚閑在腰間未用渠

盤郢　吳越春秋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乃名風湖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

盤器　蜀志關羽傳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

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盤衣 宋史儀衛志見輿衣下

盤桓 中華古今注｜｜釵梁冀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為愁眉長安婦女好為｜｜髻到於今其法不絕 又晉書宣帝紀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便收之帝懼而就職 陶潛歸去來辭撫孤松而｜｜ 曹植洛神賦攬騑轡以抗策悵｜｜而不能去 揚烱送梓州周司公詩御溝一相送征馬屢｜｜

盤粟 李白書懷詩雖有數斗玉不如一｜｜

盤蔬　白居易立春日人日詩二日立春人七日｜｜餅餌逐時新　薛能長安送友人之黔南詩臺鏡簪秋晚｜｜飯雨天

盤羞　宋史高麗傳上元節上巳日以青艾染餅為｜｜之冠

盤餚　譚子化書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之䧺則若有所呑而不能遏饑思啖牛渇思飲海故欲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欲也如戰

盤餐　墨客揮犀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宴之則可若止脩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益重之譚子化書執膠竿捕黄雀黄雀從而噪之捧｜｜享烏

烏烏烏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畀至食者無所不同　徐陵檄周文追維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丨丨之恵　杜甫園詩畦蔬繞茅屋自足媚丨丨　又客至詩見樽酒下　皮日休吳中苦雨詩呼童具丨丨撒衣換鷄鶩　又樵家詩見衣服下

盤飧　左傳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丨丨寘璧焉　崔公度珠賦省貢書考圖編所陳者特丨丨之微固不闕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　杜甫示從孫濟詩所來為宗族亦不為丨丨　白居易詠拙詩縫布充袍被種穀效丨丨　方千山中寄吳磻詩丨丨憐火種歲計付刀耕　杜荀鶴題田翁客詩丨丨同老少家計共田園

盤血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盤水 漢書賈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　齊書豫章王嶷傳見香火下　唐書魏元忠傳齊陵孝元有言持大兵如擎｜｜一致蹉跌求上可得哉　淮南子闗面於｜｜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闗之異也　又水經注見盤江下

盤心 白居易和令狐令公詩餟盛｜｜殢酪濃酘庋黏

盤中 後漢書左慈傳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慈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須臾引一鱸魚出　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知故為

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遠因取丨丨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觔何以辭無主人懋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遂出酒酣飲　開河記叔謀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丨丨自以手臠擘而食之謂曰含酥臠　酉陽雜俎唐衛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園會客丨丨有猴栗無味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漸栗形如素核　白居易感所見詩網外老鷄因斷尾丨丨鮮鱠為吞鉤　聶夷中田家詩誰念丨丨餐粒粒皆辛若　又水經注盤水北入楡水諸葛亮入南戰於丨丨是也

盤經 梁簡文帝大法頌序丨丨十丈鈴圍四斛

盤銘 大學湯之丨丨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注丨沐浴之盤也丨銘其器以自儆之辭也

盤舞　晉書樂志見杯盤下　宋書樂志張衡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盤陳於廣庭近世文七顏延之云遊閶闔於盤扇鮑照云七盤起長神皆以七｜為｜也

盤擎　羅隱覽晉史詩｜｜紫線蕁初熟著撥紅絲膾正肥

盤出　杜甫立春詩｜｜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盤碎　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番酋將士願覯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面色不少吝

盤圓　元史拜珠傳帝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盤陽 魏書房法壽傳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州郡事戍｜｜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母妻 又酈範傳未若先守歷城平｜｜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

盤地 張喬古松詩見香吹下

盤山 明一統志｜｜在薊州城西北二十五里山北數峰陡絶一名｜｜龍｜絶頂有大石搖之輒動上有二龍潭祈雨多應下有潮井又有澤鉢泉 又周繇送人尉黔中詩｜｜行幾驛水路復通巴

盤谷 明一統志｜｜在懷慶府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歸隱於此 韓愈送李愿歸｜｜序太行之陽有｜｜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

隱者之所盤旋

盤町 水經注見盤江下

盤石 漢書文帝紀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之宗也　穆天子傳觴天子於｜｜之上　荀子國安於｜｜　韓詩外傳國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之不可拔也　道德指歸論有道則固於｜｜寧于太山　水經江水又東逕右龍注水至博陽二村之間有｜｜廣四百尺長六里而復殆于阻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　又贛水之西岸有｜｜謂之石頭津　又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山之上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上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　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須臾女到年十

七八行步容色可憐文韶即為歌草生丨丨音韻清暢楓窗小牘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丨丨檻泉奔流而激響 明一統志丨丨寺在真定府晉州治西金建江淹牧為朝賢答劉休範書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丨丨之釁近則江荊面縛於小將 徐陵𩔖林寺傅大士碑居蔭高松卧依丨丨 庾信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籍連帝譜既同丨丨門稱通德無廢儒林 盧江小吏妻詩君當作丨丨妾當作蒲葦 宋之問答田徵君詩家臨清溪水溪水繞丨丨 顏真卿刻清遠道士詩詩劒池穿萬仞丨丨坐千人 王維戲題丨丨詩可憐丨丨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 孟浩然萬山潭詩垂釣坐丨丨水清心亦閑 高適奉酬睢陽李太守詩本枝疆我李丨丨冠諸劉 韋莊江南送李明府入關詩正是中興丨丨重莫將顛頇入都門

盤阪 高適盤山秋夜詩上將頓丨丨諸軍徧泉井 孟浩然行出東山望漢川詩平田出郭少丨丨入雲

長

盤道　水經注初平中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絶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崎嶺周廻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從南為｜｜登陟二里有餘

盤門　吳地記｜｜古作蟠門嘗刻木作蟠龍以此鎮越又云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名｜｜又云吳大帝蟠龍故名門

盤江　水經注榆水又逕貢古縣北東與｜｜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　周繇登甘露寺詩｜｜上幾層峭壁半垂藤

盤谿　岑參與獨孤漸道别詩魚龍川北｜｜雨鳥鼠山西洮水雲　儲光羲留别安慶李太守詩兵家如

討逆敢以庶｜｜

盤澗 水經河水又會｜｜注水出湖縣夸父山

盤泉 水經注濡河又東｜｜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

盤溝 辛居聽興蘇州承天寺西廡後普賢院有神曰｜｜

盤渦 岑參江上阻風雨詩積浪成高丘｜｜為嵌窟杜甫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詩相對十丈蛟歘翻｜｜坼又愁詩｜｜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盤余 水經注漢水右會｜｜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口庾仲雝曰｜｜去湖城二十里

盤古 傳信記直攖得｜｜髓搯得女媧瓤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

盤庚 書｜｜｜｜｜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又｜｜｜｜數於民由乃在位 又｜｜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又｜｜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釋常談五遷謂之｜｜尚書｜｜云殷帝五遷其國 歐陽修絳守居園池詩就云已出不剗襲白斷欲學｜｜書

盤瓠 水經注辰溪水又經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水源石上有｜｜跡猶存矣｜｜者高辛氏之畜犬也其毛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遂銜吳將軍之首於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信爲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負妻入南山上石室中所處嶮絶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六男六女｜｜死因自相夫婦 武陵記

武山高可萬仞半有丨丨石窟中有一石狗形云是丨丨之遺像

盤雲　祖詠贈苗發員外詩丨丨雙鶴下隔水一蟬鳴

盤風　杜牧鵶詩蔓壘丨丨下霜林接翅眠

盤霄　袁桷擬剡亭賦爰有化鶴之叟迅翮珍館舒風丨丨

盤煙　杜牧憶遊朱坡詩帶雨經荷沼丨丨下竹村

盤厓　岑參西亭子送李司馬詩丨丨緣壁試攀躋羣山向下飛鳥低

盤梯　劉長卿登揚州棲靈寺塔詩丨丨接元氣半壁挂夜魄

盤車　唐書藝文志董蕚畫丨丨圖

盤章　鹽鐵論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柔革常民染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鈴

盤絲　沈佺期剪綵詩弱葉∣∣發香蕤結素成

盤絛　唐書李德裕傳詔索∣∣繚綾千匹奏言立鵝天馬∣∣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者

盤髻　唐書西域康者傳國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幪黑巾綴金花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于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粘云

盤松　趙麟玉山草堂賦∣∣踞石孫竹穿沙

盤根 後漢書虞詡傳詡爲朝歌長笑曰不遇｜｜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文心雕龍夫不截｜｜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奥無以辨通才 新論見黼藻下董思恭詠李詩｜｜植瀛渚交幹横倚天 鄭愔奉和春日幸望春宫詩幸同葵藿傾陽早願比｜｜應候榮 杜甫詩仙李｜｜大猗蘭奕葉光 方干越州使院竹詩莫見凌風飄粉籜須知礙石作｜｜

盤龍 古今注｜｜釵梁冀婦所制 小名錄劉毅字希樂彭城人破桓元以功授都督淮南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開國公都督宣城軍事初桓元在南州起齋悉畫｜｜號｜｜齋毅小字｜｜至是居焉 李嶠鷰詩巧作｜｜勢長迎飛燕遊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雙花伏兔畫屏風四子｜｜擎斗帳 李頎鄭櫻桃歌赤花雙簟珊瑚牀｜｜斗帳琥珀光 王昌齡朝來曲｜｜玉臺鏡唯待畫眉人 孟浩然同張明府清

鏡歎妾有丨丨鏡清光長晝發

盤馬 魏書来大千傳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丨丨殿前朝臣莫不嗟歎

盤羊 水經注見盤蛇下

盤蛇 水經注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黒水羊官水至嶮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楢溪赤水丨丨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尹庲降賈子左擔七里

盤游 書無逸文王不敢丨丨于丨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蔡注文王不敢丨丨無度上不濫費下無過取 成公綏隷書體或若虬龍丨丨蛇蟬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 李白送族弟凝至宴堌詩雪滿原野白戎裝出丨丨

盤戲 水經注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丨丨河水之上

盤曲 王維燕子龕禪師詩裂地競丨丨插天多峭岑

盤薄 磚同法書要錄任縱丨丨是稱元規 江淹豫章頌丨丨廣結捐瑟曾喬 翟捷賢碧落賦輕清為天而氤氳重濁為地而丨丨 盧鴻一漈頌磯歌靈磯丨丨兮淊奔錯漱泠風兮鎮冥壑 林逋秋日含山道中迴寄歷陽希然上人詩村落人家總入詩下驢丨丨立多時

盤魄 庾信枯樹賦根柢丨丨山崖表裏

盤結 吳志鍾離牧傳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丨丨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

盤互　漢書谷永傳百官丨丨親疎相錯　晉書宣帝紀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御牀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羣臣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丨丨縱恣日甚　唐書裴度傳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丨丨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盤紆　史記司馬相如傳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丨丨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　房琯題漢州西湖詩舉麾指極浦欲往更丨丨　岑參酬成少尹駱谷行詩千崖信縈折一徑何丨丨　溫庭筠雍臺歌丨丨闌楯臨高臺帳殿臨流鸞扇開　歐陽修絳守居園池詩窮荒搜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丨丨

盤陀 杜甫魏將軍歌星纒寶校金丨丨夜騎天駟超天河

盤錯 說苑酒食珍味丨丨於前

盤緣 戴表元一大卷賦見枕托下

盤散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丨丨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又珊同清異錄世呼鵝為兀地奴謂其行步丨丨耳

盤固 南史邵陵王綸傳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屏丨丨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盤鬱 圖畫見聞志王維嘗於清源寺壁畫輞川圖巖岫丨丨雲水飛動 輟耕錄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

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丨丨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宮　韋應物與從侄成緒遊山水詩羣峯繞丨丨懸泉仰特異　張羽古朴樹歌山僧愛此來誅茅丨丨蒼翠當簷坳

盤皇　楊維楨皇媧補天謠丨丨開天露天䰟夜半天星墮天狗

盆

盆甕　世說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丨丨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

盆瓶　禮記禮器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丨尊於丨注老婦先炊者也丨丨炊器也

盆缻 缶同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盆甑 酉陽雜俎｜｜草即牽牛子也秋節後斷之狀如｜｜其中有子似龜蔓署預

盆瓴 淮南子今夫窮鄙之社也叩｜拊｜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仍仍然知其｜｜之足羞也

盆盎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之水所見者清

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丨丨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　淮南子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丨丨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然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丨丨亦無以異矣　又見升勺下　急就篇甀缶丨丨甕罃壺注甀小口罌也缶丨丨一類耳缶缶即盎也大腹而斂口盎則斂底而寬上缶字或作瓴甌瓿甀小罌也

盆盂　淮南子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丨丨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　新論江河之流爛背漂屍從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丨丨丨丨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

盆榼　新論五行殊性俱為人用文武異材並為大益猶救火者或提丨丨或挈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反

名質相乖至於鹹水減火功亦齊焉

盆枕 雲仙雜記盆眼者無如磁石以為丨丨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

盆砂 本草蓬砂釋名鵬砂丨丨

盆山 豫章古今記丨丨在豐城山形如覆盆 東坡詩話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丨丨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盆水 禮記喪大記沐水用盆沃水用枓疏沃水用枓者用枓酌丨丨沃尸 淮南子今丨丨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丨丨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又日冬至井水盛丨丨溢羊脫毛麋鹿解鵲始巢土圭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 唐國史補僧惠遠以

山中不知更漏乃取桐葉製器狀如蓮花置丨丨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為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亦無差也

盆池 明一統志仙居洞在淳安縣東南五十里連接十數洞皆有一竅可通往来最外一洞有石如龍蟠又有石座上有丨丨龍口水注其中 秦韜玉題刑部李郎中山亭詩瘦竹籬煙遮板閣卷荷擎雨出丨丨 皮日休寒日書齋即事詩丨丨有鷺窺蘋沫石版無人掃桂花

盆沼 關尹子以丨丨為丨丨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齊已盆池詩丨丨陷花邉孤明似玉泉

盆浦 李紳移九江詩見盆城下

盆城 李紳移九江詩||依落日盆浦看雲眇

盆亭 宋史兵志建寧府七砦黄琦籌嶺||麻沙水吉苦竹仁壽

盆中 酒譜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亭|數日成美酒 杜甫遺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呌婦開大缾|為吾取|

盆底 王建題詵法師院詩秋天|新荷色夜地房前小竹聲

盆子 後漢書劉|列傳劉||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

盌 甖同

罌缶 甀同史記淮陰侯傳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吳志孫靜傳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策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罌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

罌瓴 柳宗元井銘始州之人各以罌瓴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

罌火 柳宗元羆說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

其至發火而射之貙開其鹿也趍而至其人恐因為虎
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開而
求其類至則人也
捽搏挽裂而食之

罌子唐書肅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丙申
封常清及安祿山戰於丨丨谷敗績

罌粟黃庭堅過屯田劉公
隱廬詩見機泉下

七

七箸筯同宋書沈慶之傳見觴酌下　唐書廣德公主
傳下嫁於琮初琮尚永錫公主主與帝食怒折丨
丨帝曰此可為士人妻乎　又高崇文傳過興元士有
折逆旅丨丨者即斬以狗　飛燕外傳后驕逸體微病
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丨丨　釋常談匙筯謂之丨丨蜀
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從容次謂先主曰天

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丨丨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丨丨起立　又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見衣褥下　劉禹錫平蔡州詩四夷聞風失丨丨天子受賀登高樓

匕首　周禮考工記桃氏為劒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注此今之丨丨也　史記專諸傳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丨丨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因以丨丨刺王僚　又荊軻傳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丨丨得趙人徐夫人丨丨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軻獻燕督亢之地圖秦王大喜發圖圖窮而丨丨見因左手把秦王袖而右手持丨丨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起南史江淹傳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魏文帝建安諸序魏太子造百辟||三其一曰清剛其二曰陽文其三曰龍麟 江淹銅劒賛序魏文帝為太子鑄三寳刀二||天下百錬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插腰銅||障日錦屠蘇 孟浩然送吳宣從事詩平生一||感激贈夫君 王昌齡詩握中銅||粉剉楚山鐵 劉禹錫詩魚文||犯車菌

筯 著同

筋挾 五代史盧文紀傳文紀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入立欲擇為相問于左右皆言文紀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箸籌　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丨為大王丨之

箸畫　書史此帖運筆如火丨丨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箸詩　周馳章廟御題丨丨詩矢東形何短籌分色畫紅駢頭斯効力失偶竟何功比數樂盂側經營指掌中蒸豚挑項臠湯餅拌油葱正是遭饞口何嘗廢直躬上前如許借猶足沃淵衷

箸頭　陳造山居詩束送丨丨薤鮮分匙面魚

箸撥　羅隱覽晉史詩見盤箸下

匙

匙筯 宋史流求國傳熙寧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人閉户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則頫拾之 釋常談見匕筯下

匙抄 朝野僉載唐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舉而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甕盛醬一斗鼎師以｜｜抄之須臾即竭

匙面 陳造山居詩見筯頭下

簞

簞瓢 論語見簞食下 蜀志秦宓傳誦顏氏之｜｜詠原憲之蓬户 晉書桓彝傳彝少孤貧雖｜｜處之晏如 法言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

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 陶潛自祭文｜｜屢罄絺綌冬陳 王融謝安陸王賜鉢啓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鶴刻可奇見符神昺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之門 白居易閒居貧活計詩冠蓋閒居少｜｜陋巷深 元好問別張御史詩｜｜此日歸顏巷銅墨當時動漢廷

簞笥 禮記曲禮凡以弓劒苞苴｜｜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疏｜圓｜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

簞圓 禮記曲禮疏見上

簞食 論語一｜｜一瓢飲 孟子見壺漿下 家語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 後漢書樊英傳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不厭也 晉書安平王孚傳 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瓢飲而披閱不倦 白居易觀刈麥詩婦姑

荷丨丨童

摒攜壺漿

簞飯 越絕書漁者度於于斧之津乃發其丨丨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

簞搞 韓愈薦士詩救死具八珍不如一丨丨

瓢

瓢笙 宋史西南諸夷傳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璝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丨丨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

瓢壺 李白春日詩感此勸一觴願君覆丨丨

瓢簞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冬無縕褐夏渴丨丨

瓢斝　宋史禮志太廟初獻依開寶例以玉斝玉瓚亞獻以金斝終獻以｜｜外壇器亦如之

瓢杓　南史陳暄傳見杯鐺下

瓢勺　齊書卞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杬皮為肴

瓢漿　淮南子令贑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笆有其井實一也

瓢飲　論語見簞食下　晉書安平王孚傳簞食｜｜而披閱不倦　水經注三累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似是栖遊隱學之所　杜甫贈特進汝陽王詩｜｜惟三徑巖栖在百層

瓢齊 柳宗元禜門文敬用||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

瓢棄 杜甫對雪詩||尊無綠鑪存火似紅

鉢

鉢盂 觀佛三昧海經大德摩訶迦葉著千納衣手擎||執持威儀足步虛空步步之中化一寶樹一一樹下有化迦葉經行林中作十八變亦至議場 清異錄行脚僧驚舉子驢舉子不忿僧曰麻衣鬼着汝何時會林舉子揚鞭曰||精且理會取養命圓 捫虱新話見衣鉢下 張存游華頂峰記由隋智者大師開山創寺曰善興寺前截澗疊為之池池南有圓阜曰||峰 岑參太白山胡僧歌窗邊錫杖解兩虎牀下||藏一龍

鉢池 明一統志｜｜山在淮安府城西一十五里形如鉢盂故老云昔仙人王喬鍊丹於此山中一方土赤草木不生

鉢水 雲仙雜記丁鱉自尚書郎叅靈度禪師棄官修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一盂

鉢羅 北户錄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伽失不國獻泥樓｜｜花

鉢緣 水經河水又西逕陀衛國北注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未至于是起塔留鉢供養

鉢上 李孟哭柏巖禪師詩白日鐘邊晚青苔｜｜秋

鉢中 宋史輿服志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有銅象漆匱

貯水渴烏注水入丨丨
長竿四輿士六十人

缸

釭鐧 急就篇丨丨鍵鈷冶錮鐈注丨車轂中鐵也丨軸上鐵也施丨丨丨者所以護軸使不相摩壑也

釭凝 杜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令吏部沈公幕羅府周公宰昭應牧在淮南縻職叙舊投寄詩日晚花枝爛丨丨粉彩稠

瓷 甆同

瓷器 宋史地理志耀州貢丨丨 又食貨志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丨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

烏構蘇木等物 柳宗元代人進｜｜狀右件｜｜等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 蘇軾與王文甫書三五日間買得｜｜更煩差人得否

甆盞 葛長庚詩三杯碧液漲｜｜一縷青煙縵竹爐

甆瓦 宋史食貨志見衣屨下

甆罌 杜甫進艇詩茗飲蔗漿何所有｜｜無藉玉為缸

甆漆 宋史食貨志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

甆窑 宋史食貨志元豐五年八月置饒州景德鎮｜｜博易務

瓷榼白居易菲池上舊亭詩軟火深土爐香醪小丨丨

瓴

瓴甓詩疏見瓴甋下　傅元贈扶風馬鈞序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墜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丨丨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君韓府君祗飭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謨刱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丨丨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元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攉茂期于豐登神道

感而宣靈人心懽而致
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

瓴甋　詩中唐有甓傳甓｜｜也疏釋宮云｜｜謂之甓
李巡云｜｜一名甓郭璞曰甂甎今江東呼為瓴
甓　陳摭月庭賦照｜｜兮受玉階
之艶奕頽環堵兮燐瓊壁之菁葱

瓴水　史記高祖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兵下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
之上建｜｜也

瓴適　說文瓴甓也
墼｜｜也

鐺

鐺釜　杜陽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
錢五百萬貫更鏊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

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為井欄藥柏食檻水槽丨丨盆瓮之屬

鐺鼎 桂海器志竹釜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丨丨食物熟而竹不燔

鐺脚 白居易寄賈舍人崔郎中詩媿無丨丨政徒忝犬牙鄰

銚

銚鎒 莊子春雨日時草木怒丨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銚槃 杜預奏事藥杵臼澡槃熨斗釜瓮丨丨鎗鋗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銚弋 詩隰有長楚猗儺其枝傳萇楚丨丨也 爾雅長楚丨丨疏舍人曰長楚一名丨丨本草云丨丨名羊桃郭云今羊桃也

鍋

鍋銚 江行雜錄 見盂勺下

鍋幕 唐書兵志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糗糧並廢矣

鍋骨 佩楚軒客談 見鐃臍下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感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六十

器物門十三

壺

壺尊周禮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宋史禮志大尊山尊著尊犧尊象尊各二｜｜六皆設而弗酌尊加羃犧尊象尊｜｜犧罍象罍壺罍各五加勺羃　穆天子傳見鼎敦下

壺觴陶潛歸去來辭引｜｜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許景先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詩介胄辭前殿

丨丨宿左營　李元紘奉和聖製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詩丨丨接雲上經術引關西　韋應物奉酬處士叔見示詩叔父親降趾丨丨攜到門　盧綸送内弟韋宗仁歸信州覲省詩醉掩丨丨丨人有泱夢驚波浪日無輝　白居易將至東都寄令狐留守詩東都添箇狂賓客先報丨丨風月知　唐彥謙金陵九日詩野菊西風滿路香雨花臺上集丨丨　皮日休醉中詩分將吟詠華雙鬢力以丨丨固百骸　元好問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詩每恨相望隔關塞豈知連日醉丨丨

壺瓶　井觀瑣言今人呼酌酒器為丨丨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為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壺字正當作胡耳　張憲大都即事詩衣襆分香裹丨丨借火温

壺罍 宋史禮志見壺尊下

壺缶 禮記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疏瓦甒云君尊則｜｜但飲諸臣也

壺甒 晉書琅邪悼王煥傳按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士容｜以｜｜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

壺杓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壺榼 淮南子見升勺下

壺箭 邢邵獻武皇帝寺銘曉夜自分不勞雞鶴之助六時靡惑非待｜｜之功 馬祖常草亭賦｜｜博局琴几畫圖度而設也

壺矢 韓愈畫記奉｜｜者一人

壺琴 宋史拂菻國傳樂有箜篌｜｜小箄篥偏鼓

壺鏗 呂覽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

壺輴 穆天子傳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

壺天 張喬題古觀詩洞水流花早｜｜閑雪春

壺冰 李紳宿越州天王寺詩見鏡水下

壺頭 談圃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脣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蟻細侵脣蓮燭當時事||此日春

壺頸 禮記投壺||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壺腹 禮記投壺見上

壺中 禮記投壺見壺頸下 後漢書費長房傳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

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丨丨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南史吳苞傳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後忽為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丨丨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雲仙雜記石崇砌上就蘚苔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丨丨之景不過如是　金丹諸真元奥詩小小丨丨別有天鐵牛耕地種金蓮　戴叔倫贈道士詩東城南陌頻相見應是丨丨別有家　劉禹錫遊桃源詩有路在丨丨無人知地脈　白居易酬吳七見寄詩誰知市南地轉作丨丨天　元稹幽棲詩丨丨天地乾坤外夢裏身名旦暮間　羅隱送宣武徐巡官詩白知關畔元非馬玄覺丨丨別有天　又水經丨丨山在河東北屈縣東

壺邊 晉書王敦傳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盡缺

壺梁 史記武帝紀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壺酒 南史梁世子方等傳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之｜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於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 晉史乘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續本事詩酴醾本酒名也新

開花本以其顔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風流付枕幃之句　明一統志味江在崇慶州北五十里源出雪山昔蜀王征西蕃有野人以｜｜獻王投之江使三軍飲之皆醉因名　岑參送楊子詩惜别添｜｜臨岐贈馬鞭　孟浩然遊鳳林寺西嶺詩｜｜朋情洽琴歌野興閒

壺醑　李白送别詩惜别傾｜｜臨分贈馬鞭

壺漿　孟子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晉書王鑒傳昔漢高光武二帝征无遠近敵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不瞻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勲以融　魏書酈範傳見盤陽下億庚之詠斯豐｜｜之眖是衆　北史于翼傳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道左　南史陳武帝紀

唐書郭震傳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歡迎都督嗟歎以聞　元史舒穆嚕明安傳帝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帝從之即命明安引兵南進所至民皆具簞食｜｜以迎盡有河北諸郡而還　說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　沈約安陸王碑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塞陌

劉長卿行營酬呂侍御詩井稅鶉衣樂｜｜鶴髮迎

白居易別州民詩耆老遮歸路｜｜滿別筵　劉禹錫歷陽書事詩里社爭來獻｜｜各自擎　王建從軍行馬上懸｜｜刀頭分頓肉　杜牧郡齋獨酌詩叔舅欲飲我社甕爾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　温庭筠寓懷詩苟無海岱氣奚取｜｜恩

壺飱淮南子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于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丨丨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飱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

壺柑一作甘風土記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黄者有赭者謂之丨丨　橘譜生枝柑似真柑色青而膚粗形不圓味似石榴微酸崔豹古今注曰甘實形如石榴者為丨丨疑此類是鄉人以其耐久留之枝間俟其味變甘帶葉而折堆之盤俎新美可愛故命名生枝

壺瓠戰國策夫鼎者非效丨醯醬丨耳可懐挾提挈以至齊者

壺橘廣州記丨丨形色都是甘但皮厚氣臭味亦不劣

壺棗爾雅棗丨丨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煑填棗蹶泄苦棗晳無實棗還味棯棗疏別棗類也云棗者目諸棗也丨丨者棗形似壺也

壺蘆古今注瓠瓠也丨丨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

壺飧左傳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丨丨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越語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丨丨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戰國策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丨丨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　後漢書崔駰傳原衰見廉于丨丨宣孟收德于束脯　晉書苻堅載記王師乘勝追擊至於

青岡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饑甚人有進丨丨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

壺餐 魏志和洽傳見衣裘下　呂覽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丨丨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淮南子僖負羈以丨丨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注釐負羈曹臣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丨丨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　晉史乘文公出亡箕鄭挈丨丨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丨丨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丨丨之故信其不為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壺席 晉書苻朗傳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機𢹂||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吐而含出頃復如之

壺人 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清𡡷與||爭旦緹幭與素瀨文輝 蕭至忠三會寺應制詩戒旦||警翻霜羽騎㖞

壺公 神仙傳||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台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符 庾信小園賦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有容身之地 杜甫寄司馬山人詩家家迎薊子處處識||

壺子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壺涿　周禮有｜｜氏

壺馬　歐陽修詩平日相從立會文博梟｜｜占朋分

壺齟　漢書東方朔傳舍人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者所以盛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泑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

壺色　張彙觀藏冰詩見鏡光下

壺濫　呂覽夫玩好貨寶鐘鼎｜｜轝馬衣被戈劒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

壺減 顏舒刻漏傳視盈缺於金壺覩騰波於銀箭惟箭馳而｜｜固流續而波分

壺缺 段克己詩見冠成下

壺隱 樹萱錄｜｜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酌聖與我萬戶封

壺丘 呂覽子產相鄭往見｜｜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 說苑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秦楚患｜｜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 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城北故陳也 高士傳｜｜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冠師事之

壺谷 後漢書劉陶傳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冰駭風散惟恐在後注三郡河東馮翊

京兆也丨丨壺關之谷在上党也　神仙傳王興者陽城人也居丨丨中乃凡民也

壺關　史記呂后傳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陰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丨丨侯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縣丨丨　魏志曹仁傳河北既定從圍丨丨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　晉書劉琨傳昔丨丨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　周書文帝紀歎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攜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足妻昭等屯據丨丨韓軌之徒擁衆蒲坂　水經注淇水出沮如山又東北活水注之水出丨丨縣東玷臺下　明一統志丨丨縣在潞安府城東二十五里本黎國地春秋時屬晉秦為上黨郡地漢始置丨丨縣漢末嘗移上黨郡治此後魏移縣治頹陽岡隋分置上黨郡大業初省入上黨

唐初復置丨丨於高望堡貞觀中又移治清流川即今治宋金元仍舊

壺口 書禹貢丨丨治梁及岐 傳丨丨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周書文帝紀河南豪傑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丨丨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 明一統志丨丨山在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禹貢既載丨丨即此 李嘉祐江湖秋思詩嵩南春徧傷䰟夢丨丨雲深隔路岐

瓶 缾同

瓶隱 樹萱錄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丨丨

瓶水 魏書崔浩傳見丨丨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之 呂覽有道

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音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喻鳧冬日題無可上人院詩瀉風｜｜澀承露

鶴巢

輕

瓶泉　張喬送新羅僧詩落帆敲石火宿島汲｜｜曾鞏秋夜露坐詩顧盼塵慮銷｜｜謝顛倒　徐璣孤坐呈客詩晨起猶孤坐｜｜待煮茶

瓶浪　薛能送禪僧詩步摇｜｜起盂戛磬聲微

瓶錫　王氏談錄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𠃔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王而不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𠃔為天台宰中令以書導之𢖍贈詩云滄波泛｜｜幾月到天朝

鄉信日邊斷歸程海面遥秋泉吟裏落霜葉空中飄為
愛華風住扶桑夢自消既至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勤至
其字體婉美可愛　溫庭筠宿一公精舍詩夜闌黄葉
寺｜｜兩俱能　齊已贈仰上人詩尋應報休馬｜｜
向南攜　又夏日荆渚書懷
詩中途息｜｜十載依公卿

瓶罌　孫覿慧山陸子泉亭記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
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
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為池味甘寒最宜
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
鄭剛中山齋賦盥｜｜而小汲雜茶蘼以同烹　杜牧
池州送孟遲先輩詩周鼎列｜｜荆璧横拋擲　又雨
中詩濁醪氣色
嚴皤腹｜｜古

瓶甌　淮南子藜莱成行｜｜有堤量粟而舂
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瓶瓮 嬾真子錄隴右詩云旋大｜｜小所任各有宜

瓶盎 晁補之次韻李秬祥符軒詩鈴多餘賓從少誰教｜｜不曾閒

瓶壺 潘岳馬汧督誄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剡以長壍鍤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揞穴以斂

瓶罍 晉書懐帝紀壬申始攻劉曜王彌於｜｜破之

瓶罌 詩見缾罄下 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不發帝咨歎不已璽書慰勞

瓶榼 傳信記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

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聽之良久蹩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魑魅為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劒擊之隨手失墜於階下化為｜｜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缾醲醴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缾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瓶盂 新論見盆榼下　周賀寄新頭陀詩見說北京尋祖後｜｜自挈遠窮邊

瓶盆 劉峻東陽金華山棲志｜｜楓櫨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　蘇軾寄題梅宣義園亭詩明年過君西飲我空｜｜

瓶缶　庾信蕭太墓誌銘為持節都督永州刺史而恭亭壓境郲析聞城鼓角地鳴將軍天落雖復｜｜聽聲無防於地道冠繩縈結不卻於雲梯請命受降翻歸都護

瓶鉢　梁簡文帝為人作造寺疏巖飾之理難階｜｜之資巳罄　淨住子內既無信則翦落衲衣｜｜等於身無用　劉長卿送靈澈上人歸嵩陽蘭若詩唯將舊｜｜卻寄白雲中　姚合寄無可上人詩終須執｜｜相逐入牛頭　翁承贊題景祥院詩一溪拖碧遶崔嵬｜｜偏宜向此隈

瓶筲　崔融報李少府書若高明之禮樂大器吳幷吞於八九泉下走之｜｜小才豈與言于萬一也

瓶香　宋史注輦國傳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琵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跪豆珠麻瑠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硼砂丁香　香譜廣志

云即南海波斯國松樹脂有紫赤櫻桃者名乳香蓋薫陸之類也今以通明者為勝目曰的乳其次曰楝香又次曰𠃊𠃊然多夾雜成大塊如瀝青之狀又其細者謂之香纏

瓶緘　張蠙送漳州崔使君北歸詩障寫經冬蕊𠃊𠃊落暑梅

瓶子　宋史藝文志李鼎作易髓三卷目一卷𠃊𠃊記三卷　金丹大要序是以釋氏修定坐禪以土制鉛以鉛制汞鉛汞歸鼎身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今之所謂禪者皆琉璃𠃊𠃊禪行也打碎坐也跌碎世惟皮可漏子禪擔亦不斷咬亦不破若人叅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汞自相投矣

瓶口　河東記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技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袖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

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入瓶中綱乃大驚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

瓶嘴　桂海器志見杯榼下

瓶間　河東記見瓶口下

瓶中　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注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百日則成矣　後漢書孔融傳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出則離矣　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之氷而知天下之寒　杜甫早起詩童僕來城市｜｜得酒還

瓶裏　陸游歲暮書懷詩牀頭酒甕寒難熱｜｜梅花夜更香

瓶暖　白居易詠青氊帳詩硯温融凍墨｜｜變春泉

瓶罄　詩｜之｜矣維罍之恥傳瓶小而罍大罄盡也箋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瓶小 詩傳見上

瓶開 包佶答竇拾遺詩見鼎銚下

瓶汲 賈島處州李使君改任遂州因寄贈詩鑰開原上高樓鎖丨丨池東古井泉

瓶識 李紳題法華寺詩丨丨先羅漢衣存舊福田

罐

罐子 酉陽雜俎椰子樹亦類海椶實名椰子大如甌盂外有粗皮如大腹子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好者即截開頭砂石磨之去皺皮其斕斑錦文以白金裝之以為水丨丨珍奇可愛

罐香 陸龜蒙和襲美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秘閣韋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次韻詩丨丨杉蠧

膩山信
藥苗緘

釜

釜山 史記黃帝紀東至于海登鳳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渾粥合符｜｜而邑于涿鹿之阿 古琴疏黃帝合符于｜｜歸大鴻鼓清角之琴以娛帝

釜歷 明一統志｜｜山在永康縣南三十五里舊名歷山孤峯屹立望之如覆釜然

釜丘 水經注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也

釜礫 高似孫幽蘭賦彼｜｜之自珍兮有瓚罍之獨刓

釜瀨 水經注夷水又東逕｜｜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刁斗形色亂真雜石中耳

釜湯 悦生隨抄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像置于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丨丨沃之

釜竈 新序騂騮騄驥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貍鼬試于丨丨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 仇池筆記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為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丨丨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為銀乃去 曹唐贈南嶽馮處士詩夜静著灰封丨丨自添文武養丹砂

釜煙 馮子振十八公賦丨丨半緇化之煤炱案饌寡鮮嘗之菰核

釜庚 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丨請益曰與之丨 魏志管寧傳王烈者字彦方注

先賢行狀曰烈器業過人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遇歲饑饉路有餓莩烈乃分｜｜之儲以救邑里之命　晉書翟湯傳人有餽贈雖｜｜一無所受

釜鬵 詩誰能烹魚漑之｜｜傳漑滌也鬵釜屬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南史康絢傳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小則銀鋘數千萬斤沈於堰所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

丨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

釜鬲 戰國策蔡澤見逐于趙而入韓魏遇奪丨丨于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 呂覽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丨丨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樸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來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

釜鼎 魏志鍾繇傳注魏畧曰繇為相國以五熟丨丨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帝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

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又明一統志｜｜山在鎮江府城之東南與京峴山相連

釜甕　杜預奏事見銚槃下

釜甑　孟子許子以｜｜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史記項羽紀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後漢書齊武王傳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　宋書五行志晉元帝永昌元年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煮滿｜｜中者　韓詩外傳楚狂接

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妻戴織器變易姓名莫知所之　淮南子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說苑見船車下　貢父詩話見甕堤下

釜鍾 左傳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柳宗元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既斂家宰庀其政視廩唯｜｜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

釜鼓 管子｜｜滿則人概之

釜臍 本草｜｜墨釋名釜月中墨鐺墨釜煤釜炲鍋底墨

釜煤 本草釋名見上

釜炲 本草釋名見釜臍下

釜蕨 馮子振十八公賦見輿薪下

釜口 魏志鍾繇傳注見釜鼎下

釜底 春渚紀聞見鎌刃下

釜成 魏志鍾繇傳注見釜鼎下

釜鳴 元史富珠哩翀傳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者

三人以為異以

釜十 左傳齊有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釜中 漢書楚元王交傳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後漢書張綱傳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以中之綱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相聚偷生若魚遊｜｜喘

息須史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　又范丹傳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生魚范萊蕪　元史黄榮祖傳移積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得諸島嶼城壘　曹植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甑

甑天　黄庭堅詩醯雞守｜｜　陸游詩馬能龍作友蝸乃｜為｜

甑城　元史順帝紀詔京師十一門皆築｜｜造弔橋

甑堤　貢父詩話史著赫連勃勃之暴烝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烝發

用築則堅牢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為｜｜土人欲以巨瓮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甕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形似甕耳不用陶器也

甕侶　明一統志｜｜橋在衛城東

甕肚　開天傳信記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甕之狀名曰｜｜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甕狀　開天傳信記見上

甕門　宋史李全傳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全窘從數十騎北走

甕牖　禮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後漢書龐參橋玄傳論任棠美岐世著其清結｜｜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　齊書劉悛傳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莊子見環堵下　鹽鐵論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　新論克已類出｜｜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　嬾真子錄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如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瓦｜｜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　陸雲九愍見繩樞下　方孝孺友筠軒賦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之安　陸雲答孫顯世詩見繩樞

下　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北里有高士｜｜繩為樞

甕盎　蜃説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之器詭計萬千日近脯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見釜鬵下　蘇軾答呂梁仲屯田詩夜聞沙岸鳴｜｜曉看雪浪浮鵬鵾

甕瓴　淮南子見瓫盂下

甕榼　貫休上縉雲段使君詩見旌旗下

甕醬　杜甫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詩藉糟分汁滓｜｜落提攜

甕鑑　糖霜譜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次之大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下

甕器　春渚紀聞陳秀公丞相曰其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具題曰元參政香飯也其問其故有守者謂其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則分減别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著皆其餘也

甕頭　法書要錄蕭翼至越州日暮入寺過辯才院寒温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内房便留夜宿設堈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謂初熟酒也談圃見壺頭下　岑參喜韓樽相過詩｜｜春酒黄花脂祿米只充沽酒資　劉禹錫酬樂天偶題酒甕見寄詩門外紅塵人自走｜｜新酒我初開　白居易答皇

甫郎中秋深酒熟見憶詩為思池上酌先覺||香　姚合寄賈島詩||寒絶酒竈顩曉無煙

甕口　鹽鐵論河決若||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

甕中　宋史禮志熙寧十年四月以夏旱內出蜥蜴祈雨法捕蜥蜴數十納||漬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三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霑水散洒晝夜環繞誦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　又岳飛傳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齊民要術河東頤白酒法常於||釀無好甕者用先釀酒大甕淨洗曝乾側甕著地作之

甕上　齊民要術造酒法冬初下釀時以炭火擲著甕中投刀橫於||酒熟乃去之冬釀十五日熟春釀十日熟　高適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詩見杯中下

甕外劉弇遊狼山記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撫陸而駭溟海之變化竊自比於醯雞別舞||之一天

甕間韋應物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聊共酌莫使宦情闌　白居易家園詩籬下先生時得醉||吏部暫偷閒

甕邊鄭谷寄贈楊夔處士詩春臥||聽酒熟露吟庭際待花開　戴復古趙尊道郎中出示堂畫四老飲圖滕賢良有詩亦使野人著句詩一人持杓坐||一人手攜文一編

甕溢杜預論水利疏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溢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

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

甕眠　白居易和元稹飲致用神麴酒詩｜｜思卑卓糟藉憶劉伶

甕覆　宋史舟子才傳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之得免

甕漏　易井九二井谷射鮒｜敝｜注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敝｜也

甕空　杜甫遣悶奉呈嚴鄭公詩見杯乾下

甕精　清異錄螺川人何畫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鯖尤善酒人以｜｜謂之

甕繭　楊維楨琵琶怨絃抽｜｜五色豪雙成十指聲嘈嘈

甑

甂盆 韓詩外傳昔者舜｜｜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
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盤領
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
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

甂甈 急就篇｜｜甂甌瓨甖盧注｜｜一名
甗亦謂之甈又呼為鉹｜｜大盆也

甂山 晉書朱伺傳杜曾遣説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
得活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
餘不能復與卿作賊乃還｜｜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
持累戰｜｜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
葬｜｜｜ 周書靜帝傳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
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俘斬五
百餘人 參同契升熬於｜｜兮炎火張設下 明一
統志｜｜｜在宜興縣西南二十五里雲氣騰湧若炊故
名 又｜｜在太平府城東三十里上有龍窟遇歲旱
人多焚此窟以起龍往往得雨 又｜｜在桐鄉縣北

一十七里山形如甑　又||在東陽縣西南一十里狀如甑有石壇東晉陳安居學道之所　又||在兖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後魏時境内數有猛獸為暴自張華原臨政山中忽有六駁食獸咸以為化感所致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

甑中　後漢書范丹傳見釜中　魏志公孫度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南史羅研傳見牀上下　呂覽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羮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顔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白居易知微之到通

州有感詩匼匝巔山萬
仞餘人家應是丨丨居

甑帶 詩無浸穫薪箋穫落木名也疏穫落釋木文陸璣
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
可為絙索又可為丨丨
其材可為柸器是也

甑累 江總攝山棲霞寺碑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桑
欽博記始叙四衢之塔金索著經因知千步之寺
至如峯形丨丨岫勢
堂密亦烏足言哉

甑破 後漢書孟敏傳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
宗見而問其意對曰丨已丨矣視之何益林宗以
此異之

甑香 雲仙雜記吳興米炊之丨丨白馬豆食之齒醉虢
國夫人廚吏鄧連以此米擣為透花餻以豆洗皮

作靈沙雘以
供翠鸞堂

甑縷 感應類從志井衣獨運逃亡
自歸丨丨縫裳豎奴無去

甑瓦 感應類從志胡桃之券令雞
夜鳴丨丨之契投梟自止

筐

筐篋 漢書賈誼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丨丨
而不知大體　吳志韋曜傳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
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丨丨中物耳　魏書崔浩傳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
所謂家人丨丨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應璩百一詩
文章不經國丨丨無尺書　韋應物過昭
國里故第詩殘工委丨丨餘素經刀尺

筐牀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筐籠新論蠶之不湅則素絲蠹於｜｜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

筐筥詩于以盛之維｜｜及｜傳方曰｜員曰｜又或來瞻汝載｜｜及｜｜其饟伊黍左傳苟有明信㵎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皮日休九夏歌自｜｜及｜我有牢醑蘇軾雨後行菜詩未任｜｜載已作杯盤想

筐篚書禹貢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而貢焉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左傳女承筐亦無

既也林注離為中女故稱女離為大腹故稱筐承筐者女之職奉承丨丨也離中虛故為虛筐上九居卦之極上無所承亦虛筐之象無既賜也　晉書張寔傳寔下令國中曰令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者答以丨丨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南史江華傳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閒華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丨丨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　柳宗元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顧兹陋微敢厠甄錄既受丨丨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慙豸角星言赴命注望幃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　趙冬曦飲酎用禮樂賦具丨丨將玄黃貽德音示周行　杜甫種萵苣詩萁也無所施胡顏入丨丨　又自京赴奉先縣詠懐詩聖人丨丨恩實欲邦國活　元稹江邊詩見斗筲下

皮日休九夏歌自丨及丨我有貨幣

筐幣武后享昊天樂爰設||式表誠心

筐舉蜀志郤正傳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筐之詩見筥之下

筐虛易歸妹上九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注羊謂三也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又無應為女而承命則||而莫之與為士而下命則刲羊而无血刲羊而无血不應所命也進退無與故曰无攸利也

筐當說文𣞙||也

筥

筥筐　淮南子季春之月具撲曲｜｜后妃齊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　黄庭堅青竹賦見籯笄下

筥米　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芻禾

筥之　詩采蘋采蘋筐之｜｜傳蘋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

籠

籠篋　青箱雜記世傳陳執中作相有胥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臥房｜｜中物胥安得有之竟不與

籠筐　徐陵侯安都德政碑見機杼下

籠圈　新論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

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勝博哉

籠篋 南史章昭達傳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洭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

籠箙 周禮繕人凡乘車充其||載其弓矢注充||以盛

籠爐 南史梁南平王偉傳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夏設飲扇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

籠燭宋史輿服志肩輿神宗優待宗室老疾不能騎者出入聽肩輿熙寧五年大宗正司請宗室以病肩輿者踏引｜｜不得過兩對　白居易新昌新居詩爐香穿蓋散｜｜隔紙然　張喬遊南岳詩澗松間易老｜｜晚生明

籠燈釵小志楊士弘曰江南貴家每宴響玉一鳴青衣紅綃十許曹｜｜迎立　殷堯藩宮詞夜深怕有羊車過自起｜｜看雪紋

籠餅倦遊雜錄今人呼煑麪為湯餅唐人呼饅頭為｜｜豈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為｜｜宜矣

籠冠南史陳伯之傳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

不知非
昔非

籠竹 益部方物記
見箄笠下

籠稻 越絶書吳王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
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而餐之顧
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也吳
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

籠鶴 白居易寄元九詩誰識
相念心韝鷹與｜｜

籠鸚 張光踏莎行
詞見衾鳳下

籠鶬 宣和畫譜易元
吉寫生｜｜一

籠鷹 元稹寄懷贈李六户曹崔二十功
曹詩心雖出雲鶴身尚觸｜｜

籠鷄　白居易贈王泉韋拾遺詩｜｜與梁燕不信有冥鴻

籠鶯　白居易思渭村舊居詩并鮒思反泉｜｜悔出谷

籠禽　韋應物送劉評事詩｜｜羨歸翼遠守懷交親白居易歲暮詠懷詩七年囚閉作｜｜但願開籠便入林

籠鳥　白居易失婢詩｜｜無常主風花不戀枝

籠檻　南史范雲傳今羽翮未佩不得不就｜｜白居易紅鸚䳇詩文章辯慧皆如此｜｜何年出得身

籠籞　柳宗元放鷓鴣詞羽毛摧折觸｜｜煙火煽赫驚庖廚

籠樊　南史何敬容傳且暴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之糧　徐陵與楊僕射書山梁飲

啄非有意於丨丨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 又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竊聞出家閒曠猶若空虛在俗丨丨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 江總莊周頌悠哉天地共是丨丨

籠柵 杜甫崔宗文樹雞柵詩丨丨念有修近身見損益

籠土 淮南子今夫繇者揭钁插負丨丨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

籠池 蘇軾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詩終然反溟極豈復安丨丨

籠頭 南史陶弘景傳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丨丨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籠中 宋書五行志晉孝懷帝世周玘家有鸞在丨丨而頭斷籠外玘亡後家誅 前秦苻堅錄曄遣使謂

泓曰今秦數已終當不復能久立吾既丨丨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　譚子化書丨丨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于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于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于大人之道　尚書故實顧況志尚踈逸近于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還似丨丨鶴東望滄溟叫數聲　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詩日月丨丨鳥乾坤水上萍　韋應物雨夜宿清都觀詩豈戀腰間綬如彼丨丨禽　白居易假滿詩馬辭轅下頭高舉鶴出丨丨翅大開　齊已鷺鷥詩雪裏曾迷我丨丨舊養君

籠外　宋書五行志見上

籠口　水經注淯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丨丨之名矣

籠陰 梁簡文帝七勵煙霞罩日石澗｜｜

籠絆 北史盧思道傳孤鴻賦序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

籠絡 鼠璞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才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為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曹組艮嶽賦珍叢幽芳古木｜｜長藤蔽虧高低相層

籠落 宋史耿傅傳傅始傳與觀營｜｜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以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

籠罩 文心雕龍春秋之後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

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雅頌故知暐爗之奇意出乎縱横之詭俗也

譚子化書大人以道德游詠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形體｜｜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

籠蒸 倦遊雜錄見籠餅下

籠暖 白居易即事詩室香羅藥氣｜｜焙茶煙

籠儲 陳櫟春先亭賦見鼎和下

籠開 張蠙夏日題老將林亭詩井放轆轤閒浸酒｜｜鸚䳇報煎茶

籠銅 柳宗元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詩蹀躞騶先駕｜｜鼓報衙

籠官 唐書吐蕃傳虜治劍山馬嶺進寇臺登嶲州刺史曹仕擊卻之禽丨丨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又丨丨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雋阜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

籠篰 宋史食貨志崇寧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户茶貯以丨丨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

籠愚 列子聖人以智丨羣丨

籯

籯金 後漢書西域傳論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丨丨而賜龜綬後服則

繫頭顙而釁北闕　宋史張九成傳廣帥致｜｜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　謝朓謝隋王賜左傳啟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遺其貽厥　駱賓王遊德州贈高四詩談玄明毀璧拾紫陋｜｜

籯笄　黃庭堅對青竹賦筥筐｜｜椽櫨翰藩

籧

籧筐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具曲植｜｜注時所以養蠶器也

籧篨　詩燕婉之求｜｜不殄　又燕婉之求｜｜不鮮又急就篇竹器簦笠簟｜｜注織葦而麤文者也

籧笛　陸龜蒙消夏灣詩日為｜｜徒反作祗裯讐注｜｜簟之異名祇裯並單衣

籃

籃子 避暑錄話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曰櫻桃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也

籃輿 晉書陶潛傳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 唐書牛徽傳蔚避地於梁道病徽與子挾｜｜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 范成大驂鸞記十九日遊北山石林乘輕舟十里餘登｜｜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茂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 白居易贈河南王尹詩許入朱門否｜｜一病夫 皮日休奉獻致政裴秘監詩烏帽白稀裘｜｜竹如意

籃舁　白居易奉使途中詩共笑丨丨亦稱使日馳一驛向東都

箕

箕帚　吳語一介嫡女執丨丨以晐姓于王宮　戰國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于秦請以秦女為大王丨丨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于此者　漢書高祖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丨丨之妾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丨丨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

使齋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之使願入
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
食方丈于前如何婦人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
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淮南子
今世之祭井竈門戶｜｜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
也恃賴其德煩若之無已也　急就篇筳箄｜｜筐篋
簍注｜｜可以簸揚及去糞｜所以埽刷古者杜康作｜
｜　顏氏家訓吾禮經聖人之教｜｜七箸咳唾唯諾
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　潘岳為諸婦祭庾新
婦文儷執｜｜偕奉夕朝　黄庭堅對青竹賦貴之則
律呂汗簡賤之則｜｜蒸薪　杜甫送重表姪王砯評
事使南海詩家貧無
供給客位但｜｜

箕裘　戴表元可竹軒賦襲舊德
之｜｜耕素封之稼穡

箕服 鄭語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檿弧||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

箕賦 宋史沈攸之傳橘柚不薦瓔瓚空入||深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 淮南子泰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輸于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箕倨 史記荆軻傳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又張耳傳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孱王也　又陸賈傳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　又郭解傳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者乃肉袒謝罪　宋史陳瓘傳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詐語瓘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高士傳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常坐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榻上當膝皆穿　癸辛新集趙子固湖山飲酣脫帽以酒睎髮｜｜歌離騷旁若無人　白居易和春深詩林間｜｜坐白眼向人斜

箕會 淮南子嬴弱服格於道大夫丨丨於衢

箕坐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丨丨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厠三年　應璩與崔援書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丨丨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陸倕石闕銘穿胷露頂之豪丨丨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鋭爭先　江淹報袁叔明書若十口之隸去為饑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丨丨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

箕斂 史記張耳陳餘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丨丨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注以人頭數出穀以丨丨之　庾信哀江南賦序頭會丨丨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

箕上 禮記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箕曲 禮記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集說弓勁難調而｜｜易製

箕驅 張載平吳頌制征期於一朝並｜｜而幕張

箕斗 左傳析木之津注｜｜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 齊書天文志論月令昏明中星皆二十八宿｜｜之間微為踈闊故仲春之與孟秋見星再用與宿度並列亟經陵犯災之所主未有舊占石氏星經云斗主爵祿褒賢進士故置建星以為輔若犯建之異不與斗同則據文求義亦宰相之占也 宋史禮志皇祐四年又以靈臺郎王大明言汴口祭河熏祠｜｜奎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 呂覽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牽牛

箕星 春秋元命苞丨丨散為幽州分為燕國 獨斷六神之别名風伯神丨丨也其象在天能興風

箕畢 張協雜詩雖無丨丨期膚寸自成霖

箕壁 宋史儀衛志第五隊拱聖指揮使二人丨丨旗各一

箕翼 宋史樂志璇霄眷佑國壽丨丨

箕口 韓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舌丨張其丨

箕舌 詩維南有丨載翕其丨朱注丨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 金樓子見膈鼻下

箕度 齊書天文志永明七年十月癸酉太白在歳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在丨丨為合

箕南 星經杵三星在丨丨主杵臼舂米事

箕躔 張衡天象賦畢露雲油｜｜吹發

箕麗 新論｜｜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鴝自鳴旦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

箕尾 魏書房景先傳五經疑問問禹以鮌配天舜不尊父曰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鮌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為羣銘精不能上乘｜｜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茍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賓奏夾鍾為介蟲之樂 宋史趙鼎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而比于列星

劉因横翠樓賦星分｜｜州別兾幽
杜牧感懐詩旄頭騎｜｜風塵薊門起
箕宿 齊書天文志建元四年十一月午時日色赤黄無光至暮在｜｜
箕張 韓愈三星行見箕口下
箕山 孟子益避禹之子於｜｜之陰 史記伯夷傳太史公曰余登｜｜其上葢有許由冢云 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吕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之節也 晉書文帝紀臨滄海而謝文伯登｜｜而揖許由 吕覽｜｜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 新論夏孔甲畋於｜｜大風晦暝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産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折薪斧斬其左足遂為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水經頼

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注縣南對｜｜山上有許由冢山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　明一統志｜｜在遼州城東南七十里山有石室壁中文字人莫能識唐以此山名州　又｜｜在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九十里相傳堯時許由隱此　嵇康設難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　陳子昂感遇詩｜｜有高節湘水有清源　李白贈崔司户詩豈伊｜｜故特以風期親

箕嶺 任昉禪梁冊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蹔適｜｜即動讓王之心

箕城 明一統志｜｜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左傳僖公時晉敗狄於箕即此

箕縣 水經注見箕屋下

箕屋　水經注濰水道原濰山許慎呂忱云維水出｜｜山淮南子曰濰山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

箕縣　明一統志｜｜山在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濰水出此

箕阿　嵇康許由贊許由養神宅于｜｜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箕頳　宋書明帝紀｜｜之操振古所貴沖素之風哲王攸重　表楄息齊賦聯騣於彭城洗耳於｜｜　杜甫貽阮隱居詩足明｜｜客榮貴如糞土

箕子　易明夷象傳內難而能正其志｜｜以之　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　論語｜｜為之奴　孟子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膠鬲皆賢人也　史記周本紀問｜｜殷所以亡｜｜不忍言殷惡　漢書平帝紀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詔曰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祀高廟

注孟康曰平帝本名｜｜更名曰衍箕用器也故云通於器物

箕疇徐顯卿皇極殿賦協｜｜準禹策包雒緯之竒文體洪範之奥則

畚

畚築左傳宣公五年令尹蔿艾獵城沂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坂幹稱｜｜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注畚盛土器

畚挶左傳見簣籠下　周語修而場功治而｜｜

畚鍤中說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

簁

簁箅 急就篇見箕帚下 又注簁所以籮去麤細者也大者曰｜小者曰｜

簁酒 嵇康聲無哀樂論肌液肉汗𨂾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

篩

篩鑼 雲麓漫抄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斯鑼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説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為｜｜東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文為厮厮又小轉也書傳目養馬者為厮以所執之鑼為洗曰厮鑼軍中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篩沙 雲麓漫抄見上

篩子 明一統志｜｜朶山在汝州伊陽縣西七十里産錫礦洞口最多有似｜｜眼故名

篩山 明一統志｜｜在河南府嵩縣東九十里洞多如篩與縣西大礦山皆產錫

篩瓊 陳造和張秀才詩山川向晚點塵無忽訝｜｜屑玉鋪 又立春前一夕雪詩天仙幾夜集瑤臺翦水｜｜不受催

簣

簣籠 左傳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源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注畚｜｜挶土轝

簣覆 庾信小園賦山為｜｜地有堂坳

筒

筒桶杜甫黄魚詩｜｜相沿久風雷肯為神

筒簟元稹景申秋詩枕傾｜｜滑幔颭案燈翻

筒箭唐書劉巨容傳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射郢死拜明州刺史

筒環溪蠻叢笑｜｜犵狫妻女年十五六猷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圍五寸長三寸裹錫穿之兩耳名｜｜

筒内江行雜錄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

筒中後漢書段翳傳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告生

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葮萌與吏爭渡津吏檛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葮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南史鄱陽王恢傳時有進丨丨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囊

囊橐　詩于橐于囊箋乃裹糧食于丨丨之中　史記陸賈傳尉佗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注索隱曰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倉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寳物裝裹以入丨丨也　漢書刑法志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丨丨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注師古曰有底曰丨無底曰丨言容隱姦邪若丨丨之盛物　又張敞傳廣州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謂之丨丨　唐書歸崇敬

傳見衾衣下　又回鶻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為奸　宋史秦傳序傳傳序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城中乏食傳序出｜｜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　論衡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誠能知之｜｜文雅之英雄也　又米在｜中粟在｜｜中滿盈堅强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如｜穿米出｜敗粟棄則｜｜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于形體之內猶粟米在｜｜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　急就篇帗敝｜｜不直錢注帗者憏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有底曰｜無底曰｜言帗帛及敝敗｜｜無所堪任責之不售也　獨孤申叔處囊錐賦縮勁挺于｜｜受頑鈍于陶鈞　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拜迎羅纍鞬問遺結｜｜　貫休秋末入匡山

船行詩丨丨誰相似饞慵世少雙　王禹偁酬种放詩
敝車載詩史病馬懸丨丨　蘇軾詩盍不倒丨丨賣劒
買蛾眉　劉基雨中雜詩
丨丨罄留貲藿菽難充食

囊笥　唐書蕭倣傳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嶺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丨丨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柳宗元與友人論文書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丨丨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于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

囊篋　韓愈商州刺史董府君墓誌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納之大和而巳其丨丨細碎無所遺漏繄公之功　歐陽詹文丨丨日月管鑰風雨　蘇軾遊寶雲寺得唐彥猷一絕句因和其韻詩

清詩不敢私｜｜人道黄門有父風

囊檻莊子且夫取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内支盈于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于｜｜亦可以為得矣　柳宗元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啟綢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方堅雖虎豹其焉往

囊籥王道干將墓詩｜｜冰霜萬古閒拍灰松地見餘墳

囊衣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不畜積餘財

囊書杜牧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詩懸弓三百斤｜｜數萬紙　李山甫赴舉别所知詩

腰劒｜｜出戸遲
壯心奇命兩相疑

囊米 宋書沈攸之傳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盛｜槃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 唐書食貨志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而載舟減錢十五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

囊飯 雲笈七籤｜｜著高格日中曝之取令極燥以藥溲乾飯又以清酒合溲飯令浥浥然擣之為丸

囊土 宋史吳玠傳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 新論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欒枝之譎

舒車豕突尹子之術
雲梯煙浮曾生之巧

囊頭 後漢書范滂傳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暴于堦下注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

囊沙 漢書韓信傳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盛｜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囊螢 譚子化書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為燈者 李商隱句好向書生窗畔種免教辛苦更｜｜ 貫休寄匡山大願和尚詩一聽元音下竹亭却思窗雪與｜｜

囊蠹 開河記帝令人捜叔謀｜｜中得睢陽民所獻金
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
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
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

囊中 史記平原君傳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
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
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
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
處｜｜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
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耳使遂早得處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後漢書大秦國
傳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

唐書藝文志榮氏遁甲開山圖二卷遁甲經一卷遁甲||經一卷　又楊再思傳見衣囊下　異聞錄呂公經邯鄲邸中有盧生自歎貧困不違言訖思睡主人方炊黃粱翁探||枕以授生曰枕此則榮遇如意生枕之夢自枕竅中入至其家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餘年貴盛無比年八十餘老病而卒欠伸而寤呂公在旁主人黃粱猶未熟　賀知章題袁氏別業詩莫謾愁沽酒||自有錢　杜甫寄張十二山人彪詩肘後符應驗||藥未陳　又去矣行未試||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賈島送去華法師詩||無實貨船戶夜扃稀　劉得仁贈王尊師詩||曾有藥點土亦成金　許琳詩難見||術人間有歲華

囊口

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本義括囊言結||而不出也　晉書韓友傳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

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囊底 晉書慕容垂載記翟釗趣白鹿山慕容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于是議征長子垂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 盧琦憂郵民詩到官縱得歸｜｜分文竭 葉顒喜余仲楊陪樞掾俞公芳催兵海道歲晚遠歸詩腰間雖少封侯印｜｜應多澀寇書

囊裝 宋史馮瓚傳普遣人至漳關閲其｜｜得金帶珍玩之物皆封題將以賂劉嶅嶅方在太宗幕府瓚具伏普言法當死太祖欲貸之普固執不可乃削去名籍瓚流登州沙門島 徐陵與楊僕射書此段賔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劒由來宴錫凡厥｜｜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 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詩吟中景象千般有書外｜｜一物無

囊括　漢書揚雄傳壄盡山窮｜｜其雎雄沈沈容容遥喙虖糺中　魏志王朗傳見席卷下　宋史种諤傳令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横山之地已｜｜其中　賈誼過秦論見席卷下　阮籍通易論易之為書也覆燾天地之道｜｜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　范榮測景臺賦｜｜衆巧網羅羣藝　陳子昂感遇詩｜｜經世道遺身在白雲　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千萬里矢謨在廟堂　李白日出行吾將｜｜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囊貯　魏志曹爽傳注丁謐字彦靖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

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宋史食貨志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濵二州以｜｜｜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算餘算其半

予券為驗

囊蜜 馬祖常次前無題韻詩荔枝｜｜嫣嫣紫盧橘團金顆顆黃

囊縮 易林火石相得乾無潤澤利少｜｜

囊盛 晉書車胤傳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王羲之帖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為佳函封多不生

囊博 宋史馬從先傳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

囊空 杜甫空囊詩｜｜恐羞澀留得一錢看貫休送僧遊天台詩｜｜｜｜心亦空城郭去騰騰

囊虛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詩見釵釧下

囊漏 宋書范泰傳｜｜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囊漉 嵇康聲無哀樂論見簁酒下

槖

槖囊 詩于｜于｜朱注無底曰｜有底曰｜

槖籥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乎注｜｜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者外之櫝所以受籥也｜者内之管所以鼓槖也 道德指歸論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志如江海施如谿谷 黃庭外景經天

七地三迴相守注天七地三||縮鼻引||即上希也故迴相守　金丹大要||之中能不屈當知愈出愈精神　陸機文賦同||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翟楚賢碧落賦爰及寥廓其猶||輕清為天而氤氲重濁為地而盤礴　儲光羲題辛道士房詩大年方||小智即蜉蝣　李白送于十八詩吾祖吹||天人信森羅　李商隱詠懷寄秘閣臨僚二十六韻詩||言方腧摴蒲齒詎知　陳九流賦得春風扇微和詩喜見陽和至遙知||功

櫜筆　漢書張安世傳持|簪|事孝武皇帝數十年注櫜盛書簪筆插筆于首以紀事　馬祖常奏對興聖殿詩侍臣||皆鵷鳳御士櫜弓盡虎羆

櫜柖　莊子見櫛雨下

橐笥　淮南子秦牛缺徑于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拕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

橐甲　呂覽秦繆公興師以襲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

橐饘　左傳見衣囊下

橐皋　春秋哀公十有二年公會吳于｜｜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縣｜｜

槖山 明一統志｜｜在河南府陝州城東北四十五里山腰有廟禱雨即應

槖泉 漢書百官公卿表龍馬閑駒｜｜駒駼承華五監長丞注｜｜廄在｜｜宫下閑闌養馬之所也

三輔皇圖｜｜宫皇覽曰秦穆公冢在｜｜宫祈年觀下玉海語其牧擾則漢武未央承華｜｜之廄不足尚 蘇軾凌虛臺記其東則秦穆之祈年｜｜也

槖水 明一統志｜｜在河南府陝州城南一名永定澗源出槖山水漫流故又名漫澗南流入河

槖師 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宫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槖中 左傳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子伯季

子請追之遇載柘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柘遇之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柘于丨丨孔悝出奔宋　史記齊世家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丨丨置座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　又陸賈傳尉他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丨丨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

槖駞　宋史夏國傳見幕梁下

箱

箱笥　南唐近事韓寅亮偓之子也嘗謂予言偓捐館之日温陵帥聞其家藏丨丨頗多而緘鐍甚密意其必有珍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甚新巾香猶鬱

箱囊 南史庾元龍傳每入覲見備持丨丨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

箱篋 名畫錄李昇者成都人也小字錦奴含毫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圖武陵溪圖青城山圖峨眉山圖二十四化山圖好事得之為丨丨珍後學得之為亡言師

箱中 宋史禮志隋以青箱奉糧秷唐廢其禮青箱舊無其制請用竹木為之而無蓋兩端設襻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種覆以青帊穜稑即早晚之種不定穀名請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陳於丨丨

櫃 匱同

櫃上 元史輿服志丨丨周遭朱漆勾闌雲拱地霞葉一百七十有九下垂牙護泥虛板並朱漆畫瑞草

櫃前 元史輿服志丨之丨朱漆金妝雲龍輅牌一金塗鐵曲戍

櫃中　開河記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於｜｜鏁之全家秉燭圍守

櫃峽　明一統志｜｜在南川縣東南一百里峭崖壁立上有洞洞門中有一櫃往歲時聞斧斤聲有飛屑隨水下疑洞中有神物也

匱篋　魏書崔光韶傳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充積議者譏其矯嗇

櫝

櫝櫃　神仙傳太玄女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門戶｜｜有關鑰者指之即開

櫝中　論語龜玉毀於｜｜　楊維楨蓍草賦韞以纁帛皁囊閟兮納於｜｜北牀置兮

櫝丸 左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注冰｜｜蓋或云｜｜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方言曰弓藏謂之韔或謂之｜｜如彼文則｜｜是盛弓者也此或說｜｜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十三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執此也

櫝食 國老談苑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檐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櫝藏 危素三節堂賦保遺器以｜｜兮矧緹襲乎詩書

匣

匣玉 韋應物送褚校書歸舊山歌握珠不返泉｜｜不歸山

匣琴　杜甫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詩丨丨虛夜夜手板自朝朝

匣弦　孟郊贈李觀詩埋劒誰識氣丨丨日生塵

匣劒　中華古今注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彀弓丨丨以軍儀示不忘武也　韋莊冬日長安感志寄獻虢州崔郎中二十韻詩未知丨丨何時躍但恐鉛刀不再銛

匣盝　宋史禮志仁宗册皇后曹氏其册制如皇太子玉用珉玉五十簡匣依册之長短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綬并緣册寶法物約舊制為之丨丨並朱漆金塗銀裝其禮與通禮異

匣鏡　白居易五月齋戒詩妓房丨丨滿紅埃酒庫封瓶生綠苔

匣襆　宋史蒲甘國傳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註輦尚書省言註輦役屬三佛齊胡熙寧中敕書以

大背紙緘以丨丨今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趾諸國禮凡制詔並書以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間金鍍管籥用錦絹夾襆緘封以往從之

匣笥 柬晳元居釋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丨丨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櫝

匣匱 鹽鐵論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子以海內為丨丨 淮南子夫有夏后氏之璜者丨丨而藏之寶之至也

匣龍 孟郊寄院中諸公詩見冠豸下

匣子 元史兵志中書省定議近年入遞文字封緘雜亂發遣無時今後省部并諸衙門入遞文字其常事

皆付承發司隨所投下去處類為一緘始往江淮行省者凡江淮行省不以是何文字通為一緘其他官府同省部臺院凡有急速之事別置丨丨發遣其丨丨丨入遞隨到即行

匣氣 崔融詠寶劒詩丨丨衝牛斗山形轉轆轤

匣中 李益夜發軍中詩邊馬櫪上驚雄劒丨丨鳴 白居易慵不能詩丨丨亦有琴手慵不能彈 劉禹錫酬太原令狐相公見寄詩書信來天外瓊瑤滿丨丨張潮襄陽行莫作雲間鴻離聲顧儔侶尚如丨丨劒分形會同處 皮日休愛元魯山德秀詩詩清似丨丨鏡直如琴上絲 羅隱春日憶湖南舊遊寄盧校書詩恩重丨丨孤劒立夢餘江畔數峯青 杜荀鶴投鄭先輩詩丨丨長劒未酬恩不遇男兒不合論

匣裏 庾信鏡賦不能片時藏丨丨暫出園中也自隨高適送渾將軍詩城頭畫角三四聲丨丨寶刀晝

夜鳴 王建留別田尚書詩見機中下

匣内 宋史禮志見匣前下

匣外 庾信鏡賦龍垂||鳳倚花中

匣前 宋史禮志御集提舉諸司官于孝宗御集||搢笏啟封開鑰訖出笏歸侍立位御集承受官搢笏於御集匣内取册轉授提舉官搢笏接訖承受出笏提舉官奉册置御案上出笏

篋

篋櫝 說苑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韓愈與袁相公書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而閟下||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

篋匱　柳宗元祭外甥崔駢文天恃靈奇取不可貪既睿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褰其丨丨抽深抉密檐重揭貴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

篋架　北史李元忠傳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丨丨

篋書　杜甫贈李八丈判官詩丨丨積諷諫宮闕限奔走

篋笥　禮記表記兌命曰惟衣裳在笥疏衣裳在丨丨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于人　後漢書禮儀志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丨丨藏宮殿後閤室　吳志陸凱傳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丨丨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　宋史張洎傳素

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絶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甚于珍玩　歷代名畫記手揣卷軸口定貴賤不惜泉貨要藏｜｜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陽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　庾肩吾團扇銘秋風颯至｜｜長捐　鄭愔少年行黄金盈｜｜白日忽西馳　王諲閨情詩見簾帷下　杜甫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詩兵法五十家爾腹為｜｜　又客從詩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　又留别公安太易沙門詩見舟航下　姚發送蕭穎士詩幸得師季良欣留｜｜實　韋應物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追舊書情詩結騎京華年揮文｜｜積

篋中　漢書外戚傳見篋緘下　唐書五行志太和九年鄭注｜｜藥化為蝿數萬飛去注始以藥術進化

為蝇者敗死之象　元史王文禮傳改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於官發其丨丨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寰宇記隠之罷郡見妻丨丨有沈香一斤遂投石門内水中後人謂之沈香浦亦曰投香浦　道山清話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丨丨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為防命亟去之　雲齋廣録餘杭進士洪浩熙寧間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作詩寄語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丨丨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孫逖春初送呂補闕往西嶽勒碑詩丨緘聖札岩下揖神君　齊已荆渚病中因思匡廬詩海内競鐵馬丨丨藏紙驢

篋裹　張蠙贈江都鄭明府詩牀頭怪石神仙畫丨丨華箋將相書

篋虵 王僧孺中寺碑銘||爭赴藤鼠無息 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未斷藤蛇方綠

篋緘 漢書外戚傳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户獨與昭儀在須史開户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

篋行 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篋山 水經注浮出故瀆又東逕||北

篋塞 春渚紀聞見鑣刃下

筍

筍箴 南史宋建平王宏傳兩官所遺珍玩塵于丨丨
劉鑠秋歌織羅還丨丨輕紈改衣裳　羅隱廣陵
秋夜讀進士常修三篇因題詩入
蜀歸吳三首詩藏於丨丨重於師

筍中 後漢書劉盆子傳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
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
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丨丨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
景陽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
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
呂覽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
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使人分
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
君北郭子名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

養毋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奉以託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　張載擬四愁詩

佳人遺我｜｜布

何以贈之流黃素

笥方　禮記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疏簞圓｜｜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

笥錦　劉義恭自君之出矣樂府

自君之出矣｜｜廢不開

笥緘　任昉王貴嬪哀策文

｜｜遺組筵委塵鞠

笥溝　水經注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水東出合｜｜斷衆川東注混同一瀆

簏

簏盛　南史孔珪傳父靈產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簏中　宋史歐陽修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藳于廢書｜｜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絶馳而追與之並

簏讀　王昌齡瑩篌引｜｜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